

大明度经 6 卷

目录

卷第一

1-行品第一.

卷第二

2-天帝释问品第二. 3-持品第三. 4-功德品第四. 5-变谋明慧品第五.

卷第三

6-地狱品第六. 7-清净品第七. 8-悉持品第八. 9-觉邪品第九. 照明十方品第十.

卷第四

11-不可计品第十一. 12-譬喻品第十二. 13-分别品第十三. 14-本无品第十四. 15-不退转品第十五. 16-恒竭清信女品第十六. 17-守空品第十七.

卷第五

18-远离品第十八. 19-善友品第十九. 20-天帝释品第二十. 21-贡高品第二十一. 22-学品第二十二. 23-守行品第二十三. 24-强弱品第二十四. 25-累教品第二十五. 26-不尽品第二十六. 27-随品第二十七.

卷第六

28-普慈闍士品第二十八. 29-法来闍士品第二十九. 30-嘱累阿难品第三十.

No. 225 [Nos. 220(4 or 5), 224, 226-228, cf. 229]

大明度经卷第一

南吴月支国居士支谦译

行品第一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游于王舍国其鸡山，与大比丘众不可计，弟子善业第一；及大众菩萨无央数，敬首为上首。是时十五斋日月满，佛请贤者善业：「此众菩萨集会，乐汝说菩萨大士明度无极。欲行大道，当由此始(师云：请之以法，不以饮食也)。」

于是秋露子念：「此贤者说明度道，自己力所？乘佛圣恩乎？」

善业知其意而答曰：「敢佛弟子所说，皆乘如来大士之作。所以者何？从佛说法，故有法学贤者子、贤者女，得法意以为证(法学，学法也，解空、不愿、无想、寂定，谓之得法意。漏尽结解得道，谓之证。由言证已，当还本无矣)。其为证者，所说、所诲、所言，一切如法无诤(所说者，解说经义也。所诲者，教诲人也。言者，广陈法言也)。所以者何？如来说法，为斯乐者。族姓子傅相教，如经意，无所诤(如，如人本也。来，所由来也。人本空无，泥曰同体也。佛得三法，空三界，愿想灭矣。《安般》曰：还为何等？还五阴知见灭处，故曰如来矣。佛说净法，但为乐斯本无寂法，法施也)。」

善业言：「如世尊教，乐说菩萨明度无极，欲行大道当由此始。夫体道为菩萨是空虚也，斯道为菩萨亦空虚也(师云：菩萨心履践大道，欲为体道，心为道俱无形，故言空虚也。斯道者，谓空、不愿、无想也)。何等法貌为菩萨者？不见佛法有法，为菩萨也(于佛经法，不见五阴、六衰、十二缘起有，菩萨也)。吾于斯道，未见无得。其如菩萨不可见，明度无极亦不可见。彼不可见，何有菩萨当说明度无极？若如是说，菩萨意志不移不舍、不惊不怛，不以恐受、不疲不息，不恶难此微妙明度，与之相应而以发行，则是可谓随教者也(不移，不退转也。不舍，不废大志也。惊怪，怛热也。不惊怪，必深法心中，不满热嫌其为苦也，必欢喜受此法，不以恐迫，故受此法强学之也以。不为疲，不以为劳也。不息者，不懈也)。又菩萨大士行明度无极，当学受此。如受此者，不当念：『是我知道意。』所以者何？是意非意，净意光明。」

贤者秋露子曰：「云何有是意而意非意？」

善业曰：「若非意者，为有为无(师云：当学知是非意，以知非意无复想舍，即为意净。光明者，无复尘冥矣也)？彼可得耶(彼，彼意也。可得意处不乎)？」

曰：「不可也(言不可者，不可言无，亦不可得处也)。」

善业曰：「如非意，有与无不可得，不可得不可明，其合此相应者，岂有是意意非意哉？」

曰：「如是者，何谓非意？」

善业曰：「谓其无为(有为者，谓生死之心，阴自起念舍。一念一至，无不为己。非意者，无复有此生生死想，故曰无也)，无杂念也(杂念者，想且在经，且在五阴，意不一定，谓之杂念也。已如空定，不起五阴，为无杂念也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佛称贤者说山泽行实为第一。菩萨受此无上正真之道(善业意解微妙，常善于山泽空净之行，故为佛所称)，不退转(菩萨受此意不转，谓菩萨得住第七地也)，观而不休，明度无极当以知此(观而不休，谓惟此经，意不疲倦也)。欲学弟子地，当闻是经择取奉持(弟子趣欲空、不愿、无想，得泥洹已，不望知佛权道大悲也)；欲学缘一觉地(缘一觉者，望欲得佛慈悲不着，不密于善权也)、若学佛地，当闻是经(学佛地者，弘慈普济，不中道取证矣)择取奉持。所以者何？是明度道说法甚广，是为菩萨大士所学(善权十力无畏佛法度人，欲一切知言，是经广大，在三学者自择取也)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吾以为菩萨者，其不可见，名亦不可得(师云：菩萨与名皆空，当以何为之说明度经也)，又所匡政，皆不可见、不可得者，当何为菩萨说法(欲以道匡政天下着欲之徒，使其无为邪见之行也)？如是，世尊！所疑有着，吾与物也斯不可得(一切所疑，谓有吾身与万物也)，货货费耗皆非有得(吾与万物皆非已有，难可常保也)，但以名为菩萨。至于佛，亦名也。然不住不住(佛与菩萨在世间但名耳，其法意非住也，不住者以权着也)，所以者何？名不可得。是故名者，非住非不住(名者犹水中月像也)。若为菩萨说深明度意，不移不舍、不疲不息、不有恶难，不惊不惧、不以恐受，以体解而性入(性与道俱，如合符契也)，是为住不退转，应于无处，当以知此。又妙世尊(师云：妙者，此经义甚深妙也)！菩萨修行明度无极，不以色住(不倚此色身住也)，于痛想行不以识住(不以名身住也)。所以者何？若止于色，为造色行(是为甫始主作生无身业也)，止痛想行，为造识(斯又甫欲与造邪识之行，始众生矣)，非为应受(非如法受也)。明度无极不造行，为应受(识不造色行，是为应受明度矣)。受此，其不具足明度无极，终不得一切知(于斯经中有邪想行如毛发，谓之不具，终不得作佛也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菩萨何行而受明度？」

善业曰：「以不取色(取，着也，不着于色也)，不取痛想行识。所以者何？色无彼受，痛想行识无有彼受。若此色无彼受为非色，痛想行识无有彼受为非识。明度之道无有彼受。所以者何？吾受如取影无所得，是为明度无极之行也，是名曰菩萨大士诸法无受之定(我于世间所受如梦如影，影为无所得也)。场广趣大而无有量，一切弟子、诸缘一觉所不能持也(教顺之场极广，所趣之道极大，四等弘普，周遍无极，毕央济众苦痛，难忍甘心，进擢志大，不权弟子若佛所不能究竟，曰不能持矣)。又一切知亦无彼受(师云：一切知，佛也，唯佛得无不知)。所以者何？无想见故。若想见者，终不得此。为若异学先泥之信，不得一切知。彼先泥信解道，学度入慧，亦不取色，不取痛想行识，不从色见慧——不内色见慧、不外色见慧、不内外色见慧、不以异色见慧——于痛想行如上说不从识，不以内外异识见慧。如是究畅，从信解得地道，法意作量以为脱便，无受无获(无受，不复受五盛阴想。无获，无复罪福。故言无所获矣)，已受解，得度灭(已受解者，谓八正道及正解正智，为意已受，无复思想，为已得应义也)，明度不为智想。如是，世尊！虽菩萨于是道不取色痛想行识，亦不中道灭度，而具如来十力、四无所畏、佛十八不绝之法也(菩萨得明度意见空，甫修佛事，以其力、无畏、十八法，成相好，严佛刹，不违本愿，欲度十方，不中道灭度也)。又菩萨大士行明度无极，当以观此何等是智慧？何所为明度？何以明诸法无所从得(师云：不从内色外色内外痛想行见惠，是为无所从得也)？是故谓之明度无极。如是观省察思惟，不惊不怛、不移不疲，如是菩萨为不中休，明度无极以知此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何故菩萨知己休止？为如于色休色本性，于痛想行休识本性，明度无极休识本性(色之本性，着复着、起复起，五阴悉尔。菩萨于五阴休其本性，不着起也)，明度无极休智本性？」

善业曰：「如是，贤者！其于色也，休色自然(菩萨学明度，本心欲分别知望得惠，当休是欲知望之想，无所复起也)，于痛想行休识自然，明度无极休识自然。明度无极休智自然，行此道者于智休止，智之自然者休矣(于五阴中皆休，其自起不复起矣)。相休止，相之自然者休矣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其学此者，必出一切智(行此道者，休其欲之心，即知心自起者皆休止也)。」

善业曰：「然菩萨学此，出一切知。所以者何？其于诸法无出无生。如是学故，逮得佛坐(学如此者，必从生死之出，成佛一切知矣)。又妙贤者，菩萨履行明度无极，若行色为想行——若行色占为想行，若行色不占为想行，若行色兴为想行，若行色败为想行，若行色灭为想行，若行色思为想行，若行色空为

想行，若行色非身为想行——痛想行识如上说，皆为想行。若识有是吾当行欲得，行设有是如是行，如是惟为惟行(师云：说色如此，痛想行识亦如色说也)。此道为是菩萨大士，为行得想之行，无善权方便，以为休于明度无极(此上章皆为三界生死，不合明度大智之道也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菩萨何行为无想无得行，有善权方便而不休于明度无极？」

答曰：「不行色——不行色占，不行色兴，不行色败，不行色灭，不行色想，不行色空，不行色非——身痛想行识如上说，不有是(师云：不以有识知有此想也)吾当得行是行。不有是此行，惟为行此道。如是行菩萨大士，为无想无得行，为有善权方便而不休于明度无极(不以识知有此相应于明度无极也。右此章所说无想无得之行也)。又菩萨大士行明度无极，于此不近，为不行不近行(师云：菩萨于此五阴，念无所依近，为不行者，谓无所行也)。不行不近(菩萨意，不行亦不行不近，以为真)亦不行(亦不行如此也)，斯不否行，斯不近行，斯不近不行，斯亦不近于行，不行于不近，于不行不否行于不近(如此上谓意上事，亦不离此上意矣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何故不近？」

善业曰：「如诸法无所近、无从度，是名菩萨大士(不着行亦不断，行者为生死，断为泥洹，能护此两意，是名为特晓明度善权也)。一切诸法无度之定(如十二因缘皆空，如无想可近者，不着不缚，故无得道也)，场旷趋大而无有量，一切弟子，诸缘一觉所不能持。行斯定者，疾得无上正真之道，为无不觉，乘佛圣旨。」

善业曰：「是菩萨大士受拜于往昔如来至真等正佛者，乃行斯定。彼受无见，无见为定，其于定者不知吾受之(师云：菩萨于定不作思想也)、吾已定、吾依定也。彼于是中一切不明(不以意分明之也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云何菩萨为昔如来所说拜当得佛者？彼能见定，是定者乎(彼谓以得拜家，宁能自见意定，为以定耶)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所以者何？如彼族姓子(学此经人为善男子是也)行明度无极者，为非不想。所以者何？无所明故(无所别知故也)。是以定者，非想(非想，非五阴想也)非不想(有三十七品三活想，无世俗想也)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善业！说山泽行为第一辩，菩萨大士当以学此，如此为学明度无极(辩智之决者，问来即答，事皆明真矣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佛以如此学，学智慧道者，是为学何法？」

佛言：「如此学者，是菩萨为无所法学。何以故？是法不有知明，如凡愚人专著者也(师云，知之明之即为专著也)。」

曰：「当何用明知此法(为学者问：欲得佛者何用明知此)？」佛言：「当如不明。无所明知，明之谓也(无所明定是为定也)，凡愚人以专著者欲明，故为不明。由不明，碍两际(不出生死、不解清静，是为两际也)，不知不见不明谛法(谛，四谛矣，意着二际，不知欲苦，不见习证，不明有尽，不达净道，故曰不明也)，而欲于法(不获无想定故想，欲想得之。了本曰：行福福识生，夫欲于道而不获定者，世世受福，得佛之望耶)，从法思欲，专著名色。以专著故，而不知此无所用聪明之法，已不知见亦不思惟，不观不省，故堕愚数，便无有信不解不用，是故谓之凡愚专著(从法，法，心法也，痛想行识谓之名，地水火风谓之色。从欲之徒，专着五阴，心驰三界，徊流生死，不能拔邪秽之根。《法句》曰：心为法本，祸福由心行，殃殃罪罪识生，五阴所弊，故不睹无念法也。无念法也，无所由聪明之法者，获无想之定，善恶不同，十二因缘灭诸根都寂，厌生死，神还休。《人本纯真经》曰：心入泥洹，从本寂又寂。不解四非常，守意志着空，斯空想天之类矣。由还生死，受苦无数。《慧印经》曰：如令泥洹为常住法，大哀四等还为蠕动。谓其不能空空、入泥洹处本寂者也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计如此学菩萨大士，不学一切智(不起想求众智矣)。」

佛言：「然！如此学，不学一切智。如是晓了，乃为学一切智(晓了者，谓不着不断、不起不灭耶)，能出一切法(谓十二部经法)。」

善业白言：「如世尊言：『是为幻人学一切智。』已学一切智乃出诸法，如直言之，当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吾因是以问汝，所安便说(师言：所安便说，如言且说汝所知也)。」

对曰：「甚善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，幻与色异乎？」

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幻与痛想行识，为有异乎？」

「不也，世尊(云何知想在此经者，及行同此法者，意处是经者，盛阴已灭者，持生死五阴成菩萨道者，皆云何也)! 色犹幻，痛想行识犹为幻。」

「云何，善业! 明是中想知立行五阴而为菩萨? 」

对曰：「菩萨学如幻人，是中持如幻者即五阴。所以者何? 如佛说识如幻(善业说往者所闻佛语，引以喻义也)。若此识，六根亦然。何者? 意幻为三界耳。如三界，即六根、即五阴。」

秋露子言：「菩萨闻是，得无懈怠? 」

佛言：「设为恶友所制，必持懈怠; 若得善友，终不懈也(若识如幻者，六根亦复如幻，意所幻化，令有三界耳)。」

善业白佛：「何以知菩萨恶友? 」

佛言：「其不慕乐明度无极，欲弃舍若形相愚占文饰，违此深智(师云：愚者已想，取文饰占者想取也)更说经道，当知是为菩萨恶友(善人好明度而违退之，更为说异道经，是为恶友也)。」

曰：「何是善友? 」

佛言：「未起明度无极者，即劝使学，教诲之令入斯道，为现邪行说邪之害，是邪行，是邪害，使远离此，当知是为菩萨大士弘誓之铠善友者也(弘誓者，菩萨自誓，忍世众苦，必于得佛，极济众生，灭十二因缘，还乎本无。铠者，德其行高，见罪常由，壮士以铠障身全命，势成胜敌终始无畏。菩萨内净视明，以八直之行与邪意战，破坏五贼，高愿取佛，不能沮，遂成世尊，故曰法铠也)。」

又问：「呼道人为菩萨，其句义为奈何? 」

佛言：「所谓菩萨者，一切诸法学无罣碍，已学无碍能出诸法，故谓菩萨。」

「大士者，其义云何? 」

佛言：「大士者，能聚大众为之合家，是故为大士也(菩萨能于三界为大尊贵，若金轮王合聚大众，化之以德，身弃国位为沙门，导之以大道，示众欲恶，故曰大士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吾亦乐其为大士者，于见身、见性、见命、见人、见丈夫见，有见、未见，断灭见、常在为，断大见。何者？为说上(师云：六十二见为一见润耳)法，度诸见润，是故为大士(法，佛法。以佛法度六十二见及欲痴之四润，故曰度也)。」

善业曰：「夫大士者，如一切知意，无齐同志于弟子、缘一觉(如佛意不与弟子各佛齐同也)，在彼无着。所以者何？悉知意，质直无漏(在彼者，在生死也)，无受无灭(无受者，不受五阴也。无灭者，不舍生死求灭之想也)，以悉知意大照菩萨，是故为大士(能持明度教照菩萨也)。」

秋露子曰问：「何故菩萨大士亦彼悉知而意不着？」

善业曰：「以无意故，于彼悉知而无所著。」

贤者满慈子言：「吾亦乐其为大士者，揖人升于大乘而有弘誓之铠，是为大士(师云：能以经法揖天人，使升佛大乘之道也)。」

善业白佛：「何谓弘誓之铠？」

佛言：「菩萨束已自誓：『吾当灭度无央数人，已度无量无数人民皆得泥洹，知其无法得灭度也。』所以者何？意法如是。譬如幻师与幻弟子，于四衢道化作人众，以为化人而斩其首。汝知云何，彼有所杀？有死者乎？」

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善业！度无数人，为无有人得灭度也。菩萨闻是，不惊不怖，不以恐受，不移不舍不疲而无惨悴，是为有弘誓铠，能升大乘，当以知此。」

满慈子曰：「吾省佛言，如我所得，当知是义为无带甲。所以者何？如佛告善业：『无造佛一切法，无作成诸法者，亦无造众生者，如是义者无弘誓铠。』」

善业曰：「无所束带，菩萨大士为无弘誓。所以者何？色痛想行识，不着不缚不解故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何如为色痛想行识，而云不着不缚不解？」

善业曰：「色如幻人故，不着不缚不解。痛想行识为如幻人，不着不缚不解。无有之色，不着不缚不解。无有之痛想行识，不着不缚不解。五阴如是，诸法亦然。是故菩萨所为誓者，无有誓也(师云，一切人自然，无有作者，是为生死亦空，道法亦空。如空者，无有从生死中来得佛者，佛空法空故，无有出灭诸法者，一切人本空故，亦无有造作众生者也)。」

善业问：「焉知菩萨正升大乘(师云：大乘，大道也)？何谓大乘？何乘发住(乘发何住)？孰建大乘？斯乘何出？」

佛言：「大乘之为乘者，为无量乘，为众生之无量也(菩萨法意广大，兴载无量也)。所以者何？人种无量，菩萨为之生大悲意，以斯大乘，住奏三界圣一切知，乃建大乘。乘无从出。所以者何？有生有出则为二法。若不起不致，于诸法不得者，是为无所生、无从出。」

善业曰：「大哉斯乘，为天人质谅，王诸世间，出上善业。乘与空等，弘裕若空，苞容众生无有量数(上善者，普明也)，恒以虚闲济人无极，而为遍宣，故为大乘。不见其反亦不见出(佛常以虚心，闲暇无事群生来者，不逆其志，大士亦当学斯矣)。如此乘者，不从始得，不从终得，亦不中得(不从初知意得，亦不从中间及终意得也)，于三涂等，故为大乘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善业！以能行此乘故，谓之菩萨大士(过去当来现在意等耳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佛请贤者说明度无极，而道大乘者，有檀知耶(师云：佛本请卿令说明度无极耳：而及说大乘事：宜及知此耶：秋露子为不知家问，宜知是也)？」

善业白佛：「吾说明度无极，得无过乎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，适得其中。」

善业言：「菩萨大士，不于始近、不于终近亦不中近(不始意近道，不终不近也，无去来今三涂想矣)，色无际道无际、痛想行识道俱无际，是故菩萨无近无得、无知无明(色所以无边无极者，色之性本空故)。色，菩萨不知不明不致不得，痛想行识亦如是(色与菩萨于是无有，知想小，无有明也。了想不解，意在其中，无可得大智，与明同义，与得亦同义)，都一切，于一切(都一切，谓菩萨心也。于一切。谓生死治法与道法也)无知无明、无致无得，当为何菩萨说明度无极？尚不见菩萨，何用见明度无极？菩萨者但名耳，犹我为我，无可专著。我者空虚，不可审明。我不可明，道何可知？如是诸法无有专着。何等为色？色无生牢

固。何等为痛想行识？识无生无牢固。诸法无生无有牢固，彼无专固者，不是法不非，了本无主，当为说是处无知亦无异处，可得菩萨行道也(生死亦无处所也)。如是，世尊！其闻是言，不惊不怛，不舍不疲，不有惨悴。如此知行，是菩萨为能惟明度无极。所以者何？行此经时，以如是法孰观斯道，是时为不近色。不近色者，不见灭也。所以者何？于自然色而不起为非色，若色费耗亦非色，来无兴衰我者。此为无二事。如为之色是我，即由是为我色，是为造计。痛想行识如法观时，为不近识，于自然识而不起为非识，若识费耗亦非识，来亦无兴衰我者，此为无二事。如谓之识是我，即由是为我识，彼为造计者(师云：观明度为不起色，故言不近也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吾省是语，于义菩萨为无所起。若无起者，何故菩萨行艰难行，为众生更苦无量？」

善业曰：「吾不乐菩萨艰难行。而大士者无艰难想，以行道也。所以者何？行艰难苦想者，不能为无量人民建大利也(师云：此弟子行疲，厌生死，莫能导利一切人，使得泥洹也)，是以当为安隐易行之想(当为安隐，不当为苦劳艰难想也)，为众生建若母想、父想、昆弟想、姊妹想、子想、女想，当生是想行菩萨道，于一切人为己亲想，以是想将导之(行菩萨道者，一切如视五亲也。但欲安隐导利。非有痴贪恋之想)。见众生为若己(当念一切若己身)，都一切于身，不明是外内(菩萨都一切持心，于一切天下不分别，亲者为内，疎者为外矣也)，为生法想，斯一切为吾子。菩萨当度此无量苦性，不有怒意(法想者，善权大悲也)。若被形截，心无鬻毒，终不为苦想也。如贤者言：『菩萨无起。』以其无起，故为菩萨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云何菩萨而无起者，于道人法？于一切知？一切知法亦持无起(一切知法，佛诸经法也)？」

善业曰：「然！于佛法都无所起。」

问曰：「在佛法而无起者，其于凡人及凡人法，亦将无起？」答曰：「然！于凡人法亦无所起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如是菩萨于道人法，从一切智至凡人法皆无起者，是为不近不起得一切智耶(凡人法者，谓生死法也。皆无起者，想寂然也。近，持将也。起，生者念也)？」

善业曰：「不起之法，无欲得要也。不起之念，亦非有法(不起之法，无有望欲得之想也)可择取也。有得佛者，我以为诤(无有二法当舍法。善业曰：诸法皆空，无作无得。今言此取是也。有生死、有得佛者，斯谓以法意诤)。」

曰：「是如何，当从未生法择已生法乎(择，取道也)？生死法至？生法至乎(生死之法至道乎？当生有法至道乎？问辞也)？」

答曰：「云何生法不生而不生法生耶(善业欲解其难，故先诤之言：生死之法不起耶，泥洹之法复生)？」

秋露子曰：「不生法者，不起法也。乐不起法之语耶？乐起语也。如贤者乐必不起之不要。」

善业曰：「如是，当乐不起不要。贤者所乐，吾亦乐说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如善业为法都讲，最不可及。所以者何？在所问，如应答。法意不摇，其言皆妙。」

答曰：「是法意也。佛诸弟子所问应答，意不摇者，于一切所猗故也(善业于此清净法中为都讲，秋露子于无比法中为都讲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是为上辩。何谓菩萨诸法无猗？」

答曰：「是明度无极，即为菩萨诸法无猗(意常清净，不在生死诸猗也)。」

曰：「不一切乘是经，唯诸法无猗耶？」

曰：「悉乘明度无极，故为诸法无所猗(问言：不复讽诵承事行此，此但当守一，不猗生死而已耶)。菩萨于是无方石山处(菩萨所行时虽坐方石，不念此石安好可长坐也。昔比丘披拘连树下四十岁不知树名者，用无猗意在树也)，而以默取诸法之要。如无取焉，是为行诸法而无猗行也(默者定也，以定意学诸要，如无去就之想也)。若为菩萨说是奥知，不疑不望而能深解，是谓知行者已为不休如是念矣(不疑不疑，深法也。不望不于道行之净而污其意，有所希望也。不休其意，于道无弹指之间废息耳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若不休此行，为休是念。若休是念，为不休此。如其念行而不休者，是谓常行等、念等也(师云：休，止也。等，平等也。若精进于此行者，以为止生死念，若止五阴，斯为精进行法是也。大士之行，道与生死等，生死与道等，其法

俱空，故曰等也。等行者，不舍众生疾取本净也。忍生死苦而以大道导利之，令佛道不绝也。已念等、行等者，则一切人必常有绍此行而得为开士者(绍，续也)。如是，众生亦将不休此念此行(众生亦得此法意也)。所以者何？人不当废是念也(人不当休废道念也)。」

善业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贤者劝助，为说是致要语。如贤者言，行等、念等助一切人不废此行。夫众生自然，念亦自然，当以知此。众生恢廓，念恢廓，当以知此。众生之不正觉，而念不正觉，行亦不正觉，当以知此。如是行念，吾乐菩萨思惟念此行(众生灵空恢廓，广大无边，故可导利升此大道。一切人不能正觉，当以正觉开寤之也)。」

◎

明度经卷第一

大明度经卷第二

南吴月支国居士支谦于凉州译

- 天帝释问品
- 持品
- 功德品
- 变谋明慧品

天帝释问品第二

尔时，帝释与四万天子，四天王与二万天子，梵众天与万天子，梵辅天与五千天子，俱皆来会坐。诸天子宿命功德光耀巍巍，持佛神力明彻照。释问善业言：「是诸天子大会，欲听说智度无极。云何闍士大士于大明中立乎？」

善业曰：「诸天子！乐闻者，听我说。因持佛力，广说智度。何天子未求闍士道者，今皆当求。以得沟港道者，不可复得闍士道士。何以故？闭生死道已。正使是辈求者，我代其喜，不断功德也。悉欲使取经中极尊法，使上至佛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劝乐闍士学乃尔乎？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我当报恩，终不敢违之。所以然者，往昔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，皆与弟子为诸闍士说智度，如来时亦在中学斯经妙行，今自致作佛。用是故，当报恩。我作是说法，闍士受之，我劝乐。劝乐以大道，疾令作佛。释欲所闻者，听所问矣。」

问曰：「闍士云何立智度中乎？」

答曰：「持空法，立如是。」

释问：「闍士大士以影弘誓大乘，所至奏五阴，不当于中住。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至于佛，不当于中住。五阴无常，不当于中住。于苦乐好丑，是我所、非我所，不当于中住。沟港口不动成就，不当于中住。何以故？七死七生便度去。频来道不动成就，不当于中住。何以故？一死一生便度去。不还道不动成就，不当于中住。何以故？于上灭度。应仪道不动成就，不当于中住。何以故？应仪道成已，便尽于灭度中而灭讫。缘一觉道不动成就，不当于中住。何以故？不能逮佛道便灭讫。是故不当于中住。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，用无量人故作功德，我皆当令灭讫，正于佛中住。佛所作皆究竟已乃灭讫，亦不当于中住。」秋露子问：「设使闍士大士不当住五阴、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上至佛，当云何住？」善业言：「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有住处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何以故？佛无所住，亦不在动摇不动摇处住，亦不不住，亦无无住，一切无是如如来住。当作是住，不当住不住，亦不当住无住。当作是住，学无所住矣。」

尔时诸天子心念：「诸鬼神所语，悉可了知。今是尊者善业所说经道，了不可知。」

善业知其心所念，语诸天子：「是经难了难了。所以者何？我所道说所教起，都为空矣。以斯故难闻，闻而难了。」

诸天子心复作是念：「是语当解当解。今尊者善业深入于法身。」

即告诸天子：「设使欲索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无上正真道，若于其道中住，皆当学明度，当持守。」

诸天子心复念：「所说乃尔。当复于何处更索经师？」

又告诸天子：「欲知我所说法者，如幻人，无所闻、无所行。」

诸天问：「今在是闻法者，是人为非幻乎？」

善业言：「人如幻，幻如人。如求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正真道，人如幻，幻如佛道。」

诸天子复问：「乃至佛亦复如幻如人乎？」

曰：「乃至灭度亦如幻如人。」

诸天子言：「灭度亦复如幻如人乎？」

曰：「设使有法过于灭度者，亦复如幻如人矣。」

善业告诸天子：「是幻、是人、泥洹，皆空，俱无所有。」

尊者秋露子、满祝子问：「说明无度如是者，谁能持奉行之？」

答曰：「贤者！不退转闍士大士能持奉行之，其应仪等，无能受持者。所以者何？我所说法，为无所说亦无处法，已无处法，已无所嘱累法，以是故亦无能受持者。」

释心念：「尊者善业雨法宝，我宁可化作花以散其上。」便化作甘香花以散佛及善业、诸比丘上，花至其膝。

善业即知言：「是华不出于忉利天上，释所散花，出于幻耳。」

释言：「是花非从树出。如贤者善业所可说，斯事本寂，自幻树出矣。」

释言：「是花从幻树出也。不从树出者为非是，非是者为非花。」

释言：「明度甚深微妙。」

答曰：「然！所以者何？无所逮得亦无所说。」

释言：「尊者处深微妙明度，于法不诤处无所有，于法无所动。」

答曰：「然！法非动法，当作是学。如是学，不学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道。作是学者，为学一切智，出于诸法，为不生五阴。学受身行，不学受余法。」

秋露子问：「如是为不学受一切智乎？不学亡失、不学受他法乎？」

答曰：「然！是为学一切智，出于诸法。」

释闻法，便问秋露子：「当云何于其中求？」

报言：「于善业明度品中求。」

释问：「善业持何威神恩当学知？」

报言：「持如来威神恩知。释所问：『明度闍士大士当云何求？』不可从五阴求，不可离之求。何以故？明度非五阴？亦不离之、不起之，为无所著、无出无倚，无倚是明度矣。」

释言：「大士为大明无边无底？」

报言：「五阴皆无边，以是故当知法无边，人无底，当知法无底。身与作复作，用是故当知之，与大明等无异，无中边亦无本端，不可限量，一切不可得。以是故明度无边无底，不可计计为多。」

释问：「人云何无底？」

善业言：「云何于释意，何所法中名为人？于法中不见有名为人者。何以故？不见有所从来处。所以者何？人本未皆空，无所有故。设使有来者、有住止者，但名耳。何以故？于名字中学，有所有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善业曰：「用名字无所有故，无作我者，是故人无底。正使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寿如恒沙劫，口说名人、人复人，宁有生灭者不？」

释言：「一切无生灭者。」

善业言：「所以者何？用一切人净故。无所起，名非名不可得，是故人无底。明度无极名无底，当作是知。」

持品第三

尔时，诸天无央数同时三叹曰：「鸣经乎，鸣经乎！是尊者善业所说道深矣。斯大明弘义，如如来所由出矣。有闻者学之诵之，我敬视之如如来。」

佛告诸天子：「诚然！昔锭光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时有宫，宫中有是经，我时持之。锭光佛受我决言：『若后当为人中持，悉逮佛智，作佛，名能儒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，三界最尊，安定于法中极明，号曰天中天。』」

诸天子白佛言：「少有及者天中天！有持大明者，为受一切智矣。」

时佛在众中央坐，佛告除僮众、除僮女、清信士、清信女：「今是四部为证，爱欲天、梵天、无结爱天皆知。」

佛告释言：「高士学斯定，持诵其文，众邪不得其便令横死也。忉利诸天子求佛道者，未学诵获其奥者，是辈天子皆往到是学持诵者所。若于空闲避隈处，亦不恐不怖也。」四天王、释、梵及诸天子等，各白佛言：「我当护是学持诵者。」

释复白佛言：「难及天中天！是明度学者，心无动摇，悉受六度已。」

佛言：「然！善听我说，上中下言皆善。」

释言：「受教。」

佛言：「我经中有欲害乱者，起恶意往，未至道亡，后所作终不成。何以故？用是高士学是经故。譬若有药其名神丹，有蛇索食道逢虫物，蛇欲噉虫。即到神丹药所，蛇闻药香即还去。何以故？是药力所却。如是，是辈高士，其欲害者便自止还，是明度威神力所厌伏也。」

佛言：「设有乱者，便于彼间自坏不成，四天王皆护。入经如行者，自在所为所语如甘露，言重成道。瞋恚贡高诸恶不生，四天王护之。所以然者？学明度故。心自生念：『有诤起者不可近，我求索佛道义，不可随是瞋恚语，使我疾速好心。』斯高士所作，悉见善像。」

释白佛言：「难胜天中天！乃过诸恶，无与等者。」

佛言释：「是辈人或当过剧难之中，终不恐，无能害者。善士当诵惟斯定，政使死至，若怨在中欲共害者，如佛所语，终不横死，若兵刃向者不中其身。所以然者，斯定，诸佛神呪，呪中之王矣。学是呪者，不自念恶、不念人恶，都无恶念，是为人中之雄，自致作佛，为护众生。夫学斯行者疾成佛道，是经书，已虽不学诵者，当持其卷，人鬼凶毒不能害矣，宿命重殃唯斯不除。譬如得佛处，若人若鬼神禽兽从一面入，无能害者。何以故？用得佛处故。其威神，护过去现在当来索佛道者，皆当于中得佛道，人入其处不恐无畏。明度所止，天人鬼龙皆为作礼恭敬护视，用经德尊故。」

释白佛言：「若有书持经卷，承事供养天宝名华、栴檀珍琦香、缯盖幡，若有持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舍利起塔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天宝花香具足如上，其福孰多？」佛言：「我问若，随所乐报。云何是如来一切智？成是身出现于世，从何义得？」

对曰：「从明度义得。」

佛言：「不用是身舍利得佛也，乃从一切智生得佛身。我灭度后，舍利供养如故。若善人书是经，学持讽诵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具足如前，则为供养一切智已，从是经中得功德无比。」

复白佛言：「阎浮提人民不供养者，为不知是福尊无比耶？」

佛言：「有几所人信佛、信经、信比丘僧？」

释言：「信者少耳，及求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至求佛者，复少矣。」

佛言：「无量人行求佛道，至于在不退转地立者，若一若两耳。学是法，会成佛，当为作礼承事恭敬。何以故？用晓佛法，世少有故。过去如来求佛道者皆从是成，我时亦在中。如来灭度后取舍利起七宝塔，尽形寿自归作礼承事供养，天宝花香具悉如前，满四天下，若三千大千国土众生悉得人道，各作七宝塔，以妓乐乐之。复过是如恒边沙佛刹，人人起七宝塔供养，劫复劫，都是欲界中诸妓乐花香缯盖皆具如上，所说其福德益多不？」

对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不如书持经卷自归护定福多无量。何以故？从中出如来一切智故。」

佛言：「百倍恒边沙佛刹人皆起七宝塔，不在计中。如是千万亿无数倍，不在明度净定计中。」

尔时，四万天子与释俱来大会，诸天子启释言：「尊者！当取诵是经。」

佛言：「当学、当持、当诵。释！若质谅神兴兵欲与忉利天战，其念诵是经，质谅神众即去。」

释言：「大尊呪！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然！天辈！过去当来今现在十方诸佛，皆起是呪，自致作佛，出十诚功德。开士大士从中生，佛未出于世时，闍士悉出说，照明四弃四，拔苦四事，空五通。譬如月盛满时，从空中出照明于星。闍士求功德盛满如是，皆从权德大明中出。当作是知，学持诵是经，为至德悉具足。」

佛言：「其人终不为邪毒水火兵刃王法所横死。何以故？是明度所拥护。若复有余事起，若至王所及太子傍臣所，与之相见辄欢喜言笑。所以然者？以其普慈等济恕惠群生润功无量用，是故见者悉起立。」

尔时有异道人，遥见佛大会，欲坏乱坐众，疾至佛所。释作是念：「当云何尽我寿在佛边受诵是法？」即从佛闻受诵。彼异道人遥远绕天中天一匝，从彼间道径去。

秋露子念：「是中云何异道人从彼间道径去？」

心念是，佛即知：「秋露子！释念明度。异道人无善意来故，弊邪念：『佛与四部弟子共坐，爱欲天、梵天诸天子悉复在中，会无异人，闍士大士受决者会，当为人中之将，自致作佛。我当往乱之。』是弊邪乘一辕之车，驾马四匹，稍至佛所。释作是念：『弊邪所乘，非国王瓶沙、非波斯匿、非释种、非维耶利四马车，皆不类之，正是弊邪所作也。邪常昼夜索佛短，乱世人。能常持心究竟明度，邪便道还。』」

忉利迦翼天子持天花在空中立，便散佛上，四面散而尊叹曰：「究竟道原，明度之谓也。闍浮提人民乃得闻见。」

复持杂华四散佛上，曰：「其有求者、守者，终不为邪众所害也。是辈人民福德弘大，何况乃学持讽诵用是法住。其人前世已得见佛，净心供养。欲一切知，得一切智宝，当从明度索之。」

佛言：「然！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无举名布施、重戒、忍辱、精进、弃定，但举明度名。何以故？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明度于度中最尊。云何，阿难！不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智者，当缘为六度无极一切知乎？」

阿难言：「唯然，天中天！不行六行，不为六度，诚非大明度无极，一切知之明矣。」

佛言：「然！大明最尊。譬如地，种散其中，同时出生，众生得命。如是，阿难！明度如地，五度如种，从中生成。」

释白佛言：「如来所说善士学持诵明度者功德未竟。」

佛语释：「我不说是功德未竟，我自说书持经卷，承事作礼，花香名宝杂缯盖幡功德者耳。」

释白言：「我身护视是人。」

佛语释：「诵明度者，有若干千天到是经师，听经不解义者欲问所疑，用慈于经中，即自晓了。是人作功德，悉自见知。若于四部弟子中说经时，其心无所难，若形试者终不畏。何以故？明度所护，凶试者去。」

佛言：「我不见人当明度者，人亦不见明度、明度所厌也。无有轻者，心不恐怖，无所畏。父母重之，沙门哀之，诸亲贤友爱之。或恶事来，持忠正法为解之。是善士所作功德，悉自见心，当作是知。十方无数佛国，诸天、人、鬼、龙、质谅神、执乐神、胸臆行神、似人形神，皆至经师所，问讯听受，作礼致敬，绕毕各去。斯行德使然。四天大王、忉利天、盐天、兜术天、不骄乐天、化应声天，梵天、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、水行天、水微天、无量水天、水音天、约净天、遍净天、净明天、守妙天、玄妙天、福德天、德纯天、近际天、快见天、无结爱天上诸天子，皆往问讯，听受作礼，

绕竟各去。诸无结爱天尚悉来下在诸天中，何况是三千大千国土诸爱欲、无色天子耶。彼所处，常完坚，无烧者。除宿不请，余不能动。其功德悉受。是时诸天来，当知之。」

释言：「云何知？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是善士女欢喜时知，来已当避，去闻鬼神香。或龙鬼神蛇躯神来到，闻鬼神香，以为曾知，已当避去。当净身体，用清净故鬼神皆大欢喜。小天见大天来便避去。尊天威神巍巍其光重明，稍安徐往。尊天入至经所，是善士女则踊跃喜。所止处悉当净住，是人病终不着身，所止处常安隐，未常有恶梦，梦中但见佛，见塔，闻明度，但见诸弟子、见极过度、见佛坐、见自然经轮、见粗欲成佛时、见诸佛得佛、见自然新经轮、见若干闍士、见六度种种解说是当作佛、见余佛刹、见佛及尊经无与等者，某方刹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弟子众，如来在其中说经。是辈善士梦如是，已安隐觉，身体净洁且轻，不复思食身软美饱。若比丘得定，自定觉，心软，不思食，身软美饱如是。何以故？鬼神不敢近是欲取佛者。」

功德品第四

「复次，帝释！是天下如来舍利满中施与，有持智度无极书施与，尔取何所？」

释言：「我取智度。何以故？我不敢不敬舍利。天中天！舍利由斯明度出，天人所尊矣。如我与诸天共坐坐，持异床。我未至，诸天子为坐作礼绕以去。是坐尊故。吾于斯受经，诸天于彼为礼。如是，天中天！明度出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之舍利，一切智从中生身。用是故，两分中取明度。正使三千大千国土满中舍利为一分，明度书为二分。取书。何以故？从中出舍利供养所致。譬如负债人与国王参正，无复问者，亦无所畏。何以故？在王边有力故也。譬如无价明月珠，有是宝者，其德无等。所著处，鬼神不得其便，不为所中。若士女持明月珠所著，鬼神即去。若中热风寒，持明月珠着身，热风寒皆除去。夜着，冥中即明。热凉寒温众毒向已，持珠示之，诸毒即灭。如是，天中天！明月珠尊。若人目痛冥，近之即愈。其德巍巍，在着何所，便随珠色。正使持若干种繒裹珠着水中，水故如珠色，水浊即为清。是珠德无比。」

阿难问释：「云何独彼有珠耶？斯土亦有乎？」

释言：「亦有，不足言。如我所说者，异天下宝轻，不如彼德尊十百千万亿倍，若以着篋函中，其明彻出，正使出去，处明如故。天中天！一切知德至如来灭度后，是一切知舍利遍布供养如故。置是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如来舍利，正使恒边沙佛刹满中舍利为一分，是经为二分，我于两分取是经。」

佛语释：「过去如来皆从中出，自致成佛。甫当来及十方无数佛刹现在诸佛，亦从中出，为人中将，自致成。」

释言：「一切众生心所求，如来从明度悉了知。」

佛言：「用是故，闍士大士昼夜求明度。」

释言：「惟求大明，不求余度乎？」

佛言：「六度无极皆求，闍士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分诸经，不及求明度。譬如天下种树若干色，种种叶花实各异，其影无异，影影相类。如是五度从明度出，一切知种种相成无异。」

释白佛言：「景明德尊，其为难等矣。天中天！」

「若有书是经，承事供养花香缯盖幡，若复授与人，其福孰多？」

释言：「自供养，复分人，其福太多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书经供养华香众宝名缯盖幡，若有书经供养，复分与人，其福无量。经师所处，转说本净，其福甚多。复次，一天下人皆令持十戒，置是四天下，复置小国中国、二千三千大国土，如恒沙佛刹人民皆令持十戒，其福宁多不？」

对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不如书持是经，分与人，使书学之，其福倍多。置上十戒，皆令作四弃四、拔苦四事、空及五通皆成得。云何，其福宁转倍多不？」

对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不如是书经卷，与人使书，若为读，其福倍多。复次，学解中慧，其福甚多。」

释白佛言：「云何学明度解中慧？」

佛言：「有当来善士，欲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乐学明度。恶友教学末智。」

「何等为末智？」

佛言：「来世比丘，得经欲学。恶友教之五阴无常。学五阴无常，求作斯学，失大明，获末智。」

佛言：「求者不坏五阴无常视。何以故？本无故。如斯当为景明之学，其福无度。复次，一天下人皆令得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道，皆令成就。又如恒沙佛刹人民皆求无上正真道福，不如净定广说义。所以然者，皆由斯定得一切知十二经德，皆由斯学成佛。无盖佛出，即生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，并发意求佛。获斯定者，福最尊矣。若有善愿欲疾作佛，以经施之，令成大士。得斯定者，其福难尽。」

释白佛言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极安隐，是闍士大士疾近佛。用是故，受其福转倍多。何以故？其得是法，疾近佛坐。」

善业语释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当作是解。闍士受净定，疾得作佛。所作行当如净，不得景定不得作佛。在所问。」

变谋明慧品第五

尔时，慈氏闍士语善业：「有闍士大士代欢喜最尊分德法，虽或布施、持戒，所守分德，法尊无盖，德被无表。」

善业言：「当从是代欢喜分德之法。何以故？十方无量佛刹，一一刹土，不可计数数灭度，以是本所起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及自致灭度处，其功德极度所致之德。诸弟子所作布施、持戒守法分德，彼德最尊，过无所著功德。都天中天持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无所罣碍身、度知见身，安隐大慈，不可具计。经中所学诸功德，都计合积之，代欢喜德福尊无盖。以斯喜行，用求无上正真道，心念言：『持是施与，我作无上正真道，当作是行。』求心以来，悉还得之。」

慈氏语善业：「作是求以来者，不还得作是施者。」

善业言：「有不施者，当从何得？亦无所守，从何出生？若意悔还，为堕四颠倒所施与——无常谓常、苦谓乐、空谓实、无身谓有身——意悔还，所信还。持是心求佛，作是施与，作无上正真道。」

慈氏语善业：「新学士女不当于前解慧也。何以故？其所信乐、所造德本恐亡还，当为不退转说之。若在善友边久者，解说之，是人不惧者也。如是代欢喜极尊。持是施与，作一切知，持是心，作是施与代欢喜，是心尽灭，无处，不可见何心作是施与，得无上正真道。何心是心？心无两对，心无身，当作何施与乎？」

释言：「恐新学士或怖而志还，云何作功德施与最尊代欢喜？云何以作施与得无上正真道？」

善业言：「斯土闍士大士悉具足供养诸佛，破坏众恶，以等行如一，降伏邪党、弃捐重担，所有福德罪垢都寂，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度知见，所愿已获。十方无数刹土有灭讫者，所作分德其尊无上。何因？闍士不悔心想。云何不悔？心无所想。持是施与作上行者，正使是心念，自了知之，作是曹想，不悔心想，如悔所喜悔。正使心念复了知是心作，是为想悔、心悔、喜悔。正使闍士持其心，了知作，是为想觉，持何等施与？持何所心了知作是觉？持何等施与？持何所心了知是心诸法？何所法持是施与为等与？不及作是施。诸过去当来今现在佛所有功德，及弟子未得道者，天、龙、鬼神诸闻经初发心学者，都合积累代喜最尊矣。持是功德，复知是法尽灭，无处亦无法，作是施与，无想悔、无心悔、无喜悔。作是众所不还，是为无上正真道施，与他有分德。不谛明之，不作是施与。何故？所致无所有，代喜分德亦空。闍士作此明之。诸佛所灭度者，持所施与功德，使我悉得之如一，作是知，所行作无上正真道，是所作不在想，过去所知尽灭，想无处想作念得，作是想非施与也，不作是想为施与。当作是学，闍士大士权德当于是中索之。未得明度，不得入是法中，所持分德中，无得作是听身识。是有德之人，有想便着，反欲苦住，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，不乐持施与，持施与见虚空。何以故？极大得灭讫视佛。有想者为碍施，是与大还，不当作是还。如来施与当谛。何以故？杂毒病故，作是施。譬作美饭杂毒着中，色好甚香无不喜者。不知饭中有毒，愚人食之欢喜饱满，其食欲消时，必危身命矣。夫不知取施之义者，不晓将护两碍之难，必如毒饭之说也。若高士欲施，**当**如往古来今诸佛持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度知见所见慧身，及诸弟子于中所作功德，是所佛缘一觉施与。持是功德，都代欢喜施与，以作

无上正真道。持是想施与时悔，谓之有用，是故譬若杂毒饭。如有德之人，当作是觉知：『过去当来今现在佛，云何施与？何因成就出无上正真道？』随如来教，持是施与，知所作功德、生时身相。经所得，了知成时，我作是代欢喜，自致佛道无过也。终不离如来法，不杂毒也。当作是施与，如戒、如定、如慧、如解脱、如度知见，慧所现身，无欲处、无色处、无空处，亦无往古来今从中来者。譬若无所有，是所施与诸法亦无所有，是为成施与中无毒也。若作异施，为行反施。唯阎士所施，是法若佛。皆更知，作是施，自致作佛。今我施已，作无上正真道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善业！所作如佛。又三千大国土人，皆使念四等心，不如上施其尊无盖也。复次三千大国人，皆作无上正真道，使如恒沙佛刹人共供养之，震越衣服、饮食、床卧、病瘦医药，事事具足，如恒沙劫随恣所乐。云何，其福宁多不？」

善业言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代喜功德，福过其上。」

善业言：「功德如恒沙佛刹，不能受也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持明度者，是所施与乃从本来，福出其上。」

尔时，四天王与二万天子以头面着佛足，却白佛言：「弘慈普施明度德化，巍巍无盖乃至于斯乎。何以故？学明度阎士大士所欢乐故。」

忉利天、盐天、兜术天、不骄乐天、化应声天诸天子，各以宝树名华杂香以散佛上，缁盖天幡妓众乐欢心贡佛而叹曰：「极大施与，天中天！大士权德乃作是施，学明度德大士所欢乐。」

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、水行天、水微天、无量水、天水、音天、约净天、遍净天、净明天、守妙天、玄妙天、福德天、德纯天、近际天、快见天、无结爱天诸天子，皆以头面着佛足，作是言：「阎士学明，三界希有。」

佛告诸天子：「置是三千大国土中人皆作无上正真道者，更复异恒沙佛刹人都共供养是辈阎士大士，其随所喜复过是者，不及代欢喜施与。三世佛天中

天持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度知见身，及诸弟子在中作功德者，都积累合会，虽尔，代喜过上。」

善业问言：「从中何得？」

佛言：「求闍士道有德人，当知往古来今法无取无放、无想无见。从是法中无所出生法、无尽法、心往来法。我作是代喜施，疾得无上正真道。复次，于三世佛所作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明慧代欢喜，无所罣碍法，未来未成，亦无所罣碍，十方无数佛刹现在者，诸法不着不缚不脱。以是法作无上正真道，是代喜施，无能过者，无能坏之。如恒沙佛刹，闍士寿劫亦然，使彼人供养尔所闍士大士，具足如彼多劫，如戒、忍辱、精进、弃定法，乃作是布施代欢喜，德尊出其上无量之计。」

明度经卷第二

大明度经卷第三

吴月氏国居士支谦译

地狱品第六

秋露子白佛：「明度道弘普入景慧，天中天！自归明度无极，天中天！行寂无秽去冥示明，巍巍至尊无不成熟，天中天！无目惑者授道慧眼，无生无灭。苦者得安，悉入无想。明度慧门，大士之母，拔生死根，大神已足，三合十二转明度。天中天！闍士当云何于中立？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敬明度，当如敬佛；于中立自归，当如自归佛。」

释心念：「秋露子比丘何因发是问？」

则报之曰：「是明度护于闍士代欢喜功德施与无上正真道之恩也。若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皆不若。譬人生堕地盲，若士众之行无前导者，欲有所至，不知行。夫五度如盲者，闍士离明度欲入一切知中，不知所行。明度将护五度，与目与名。」
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云何入明度中守？」

佛言：「观五阴无从生灭，见五阴无生灭处，明度亦然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作是守者为逮何法？」

曰：「逮无所逮法。无所逮法，名曰明度。」

释白佛言：「明度不逮一切知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作是逮者，无所著，无名无识。」

释问：「复当云何逮？」

佛言：「如无所逮故能逮。」

释言：「少有及者，天中天！无如明度，诸法无生无灭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阎士作是念者离明度。」

佛言：「明度空无所有，是故不远不近、不成不坏。」

问曰：「信此为信何法？」

佛言：「为不信五阴，不信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。」

善业言：「大明度是阎士法。」

佛问：「何缘知大明为阎士明度乎？」

对曰：「五阴不大不小、不退不乱。如来一切智有十种力，不强不弱、不退不乱。何以故不退不乱？一切智不广不狭？天中天！若有是念想，为不求大明。非大明威神，欲度众生，是为着。何以故？人本无，大明亦无，人不坏，明度义然，人所出生力，如来现力如是。」
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若有信是法者、不疑者，其人从何来生？求道以来，几时乃得解中义教？」

佛言：「从他方佛刹来生，已问其义，闻即恭敬，视师如佛，念曰：『吾已见佛矣。』」

善业白言：「明度可得闻见不？」

曰：「不可得见也。」

「闍士求佛以来，几何时随此法？」

佛言：「非一辈学也，各有本行。或前供养若干千佛，具持经戒，未时闻斯定弃而不敬，来世佛所闻，当复弃去。」

佛言：「其人自随身意受，愚痴心自用，以斯罪自弊，闻人说明度复止之。止此者，为止一切知，为止往古来今将导明眼矣。以斯愚罪，断于经法，轻易应仪。受不信之道，死入无择狱，其岁难算，勤苦毒痛不可具言。天地坏时，当适他方大地狱中，展转三涂劫数无量。」
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其罪等于五逆，微喻之耳。」

佛言：「其罪难为譬喻。是明度学诵时，若有心念：『非如来所说。』止人学者，自坏复坏人，自饮毒复饮人，是辈人自亡不晓明度，复误他人。学士无见斯人坐起言笑通好饮食也。何以故？断是经故。斯人自在冥中，复投入于冥中，其人自饮毒杀身无异也。断经之愚人，信其言，罪苦等矣。诽谤明度，为谤十二部经也。」

秋露子言：「佛未说谤断经罪入大山，其形类如、受身大小。愿哀释之。」

佛言：「无问，闻之必恐中热沸血，由面七孔忧焦损命。由斩花着于盛日，萎枯而丧。愚夫死然也。其身长大，丑恶臭处无不恶见，吾难说彼毁尊法人，处地狱中所受形类也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愿说其罪，令来世人敬奉明法，畏慎不犯谤断罪，重痛如彼。」

佛言：「以示人大明，后世闻者诽谤得罪，在地狱中苦痛无期，其罪可知矣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人常当护身口意行，夫谤明法乃致斯罪。」

佛言：「痴人于我法中作沙门，诽谤明度，言非、止断者，为止一切知、十二部经，为断三世诸佛道，为断比丘僧者，受恒沙劫罪。」

善业问：「谤诽断经者，凡用几事？」

佛告：「斯士女无戒，为邪所中故，不乐深经，以斯二事断明度矣。又用四事：一者随恶师言，二者不以顺学，三者不承闾士法，四者主行谤断经法，好索人短以自高。是为四事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不覩深归，少有信者。」

世尊曰：「然！」

重问：「何缘少信佛？」佛言：「往古来今，五阴不着不缚不脱。所以然者，以其无形。明度义然，故少信者矣。」

清净品第七

善业白佛言：「少晓明度无极未狎习者。」

佛言：「五阴清净道清净，道清净五阴亦清净，适等无异。五阴清净一切智清净，一切智清净五阴亦清净，等无异。今断前亦断，今不坏前亦不坏。今正等无异。」
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甚深清净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清净。」

秋露子：「极明虚无，无瑕秽，无所有，无不遍，无生欲、无色想，清净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清净矣。」

又曰：「五阴清净。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不知、不随、不想，清净矣。」

又曰：「一切知、明度，不增不减。何以故？无所有经护清净。」

佛言：「清净矣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意清净五阴清净，五阴清净意亦清净。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本清净矣。」

「一切知清净道亦清净。」

佛言：「本清净矣。」

「五阴无边意亦无边。」

佛言：「本清净矣。大士明照其原其故，明度本清净，不在彼、不在此、不中，本清净矣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闍士有想，便离明度远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如尔言，有名想便着。」

曰：「难及，天中天！是明度，如来安济群生，说是于着。」

秋露子问善业：「何所为着？」

答曰：「念五阴空，着。念往古来今，皆着。」

释问善业：「何因着？」

答曰：「心想念施与无上正真道。心无当何等施是善人^劝乐，教人于本空，如是无过。如佛所教，出于诸着中去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汝为闍士大士依空不着。复次，若有深着想念如来，随所想便为着。往古来今佛，无所著法，代欢喜以施，作无上正真道者。法无往古来今，一切不得有施想，无念无见无闻，无心、不念心。」

对曰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明度本清净矣。」

善业言：「自归明度。」

佛言：「法无作者，无作无上正真道者。」

善业言：「如佛教，无作者。」

佛言：「不两法本无，一本无，是本无无作。是本无者，如是一切疾过着去。」

对曰：「难了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无得佛者。」

对曰：「明度不可计也。」

佛言：「然！心不自知心。」

善业言：「无作明度者。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无师作者，求明度，不五阴求、不空五阴求，为求明度。五阴不满，为非五阴，不求为求明度。」

对曰：「难及，天中天！着无着，天中天！着无着，是者为不着。」

佛言：「五阴不着不求，为求明度。五阴着，为不求明度。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着，为不求。何以故？着出一切知中。如是，闍士着不着，为出为守一切知。」

对曰：「难逮，天中天！甚深所说法。说之不减、不说不增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不减不增。所以然者，如来尽称誉，虚空亦不增减。譬如幻人誉毁，不能使其有喜戚增减矣。吾经说众生各学讽诵，经亦不增减。谦苦求明度守者，不懈不恐、不动不转，随是教，不舍还。何以故？作是守者，为守空。诸天、人、鬼、龙皆当为作礼，以其服大慈法铠与虚空战，济众生之祸，现世景摸之故也。」

善业言：「被铠誉虚空，举三处人至大精进上勇猛。天中天！法如虚空故。索无上正真道，欲得平等最正觉。」

有异比丘心念：「自归明度者，为无生灭法。」

释语善业：「作是求，随是教。何因随是教？」

善业言：「明度随是教者，为随空教。」

释白佛言：「学明度者，当说几闻？」

善业：「云何，释！见法不当所护者，随是教者，众生不能得其便也。行明度护，为护虚空。云何，释！有力者能护响不？」

曰：「不能也。」

「如响亦无想念。为求明度，持佛威神，三千大千诸释、梵、四天王诸尊天王，一切皆来为佛作礼，绕三匝却住一面，念千佛号字、形容被服、所出国土，皆如释迦文，其弟子字皆如善业，问明度者皆如释，其本教授时皆同一处，闍士大士皆被大铠学明度。」

佛告善业：「慈氏闍士作无上正真平等觉时，亦当于是说明度。」

曰：「云何说五阴不受，说不空，说不着，说不脱五阴，说叹？」

曰：「清静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五阴清静明度清静，如空也。」

对曰：「五阴无秽，天中天！」佛言：「无秽矣。」

善业言：「学是者，不横死也，诸尊天常随之。经师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说经时，诸闍士常来大会。」

佛言：「是善士女得功德，甚多难计。所以然者，明度无所近法、无所取经，无有无得、无瑕无玷、无求无想，是为求明度无所观见法。」

诸天子心大欢喜，同声而叹曰：「斯天下乃再见经轮转。」

佛告善业：「不两经轮转，无所从生法，不来不去如是。」

善业言：「求安闍士，诸法皆无所罣碍，作无上正真道平等正觉。」

佛言：「无经轮转、无经还。何所为经轮转？无见经还，何所为经轮转？无见经、无观法。何以故？诸经所生，如虚空，无转无去，作是说便为说经。无说经者、无闻者、无证。是说经者为灭度，是说经为无人。」

善业白佛：「如虚空无极悉明度，平观诸法，无不明了。天中天！本空无上，诸法不可逮，无着无身，无去无来，无有无持，无尽无根，无所从生、无灭，无作无师，不知无想，无所罣碍、无适，无坏、无本，如幻无见、如

梦无我，清淨无秽，不可见、无处，定不动摇，无念平等，不动法不移，无欲法无异无所生向，无想去垢尽恚恨，无人，人本无，不观法，无所起，不至边，无所止，不腐无败，无不入，诸应仪、缘一觉所不能及，不乱无误不可量，无小法，无形，无所生起，无苦，诸法不相侵，无我，无所著，空。诸法无所出，力无能胜者，不可计，出计去，无所畏心不懈。如来诸法，本无，无师，无为寂寞，明度无极。天中天！」

悉持品第八

帝释作是念：「今见佛闻明度无极者，过去佛时人也，何况学持讽，用是教住，其人前世供养若干佛，从问事已。是善士为更见过去正真正觉，从是深法闻说时，不疑不恐、不畏不难。」
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是深明度闍士大士信受者，视当如不退转。何以故？本精进故。」

释语秋露子：「是法甚深，从斯定难乃尔乎。闻其义而不信者，彼求道未久，以斯为难矣。自归明度为自归一切智矣。夫一切智者，是明度所照明，当作是住解慧。」

释白佛言：「云何于明度中住解慧？」佛言：「善哉，释！若今作是问，持佛威神使若发此问耳。闍士求明度，五阴中不住为应行，五阴不究竟，尔故不于中住。」
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是法难见无边。」

佛言：「五阴甚不住、不随、不入五阴中。」

秋露子言：「有不退转闍士，当于前说之，闻是慧法不疑不厌。」

释问秋露子：「未受决闍士，若于前说，将有何异？」曰：「未受决者，闻之或恐退。若大士闻斯义得净定者，疾近受决不久，或见一佛若两，便受决。或自于斯中受决，得无上正真道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求佛，乃从久来，当作是知。未受决者，当闻见是法。」
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我乐是语，乐人中之安。」

佛言：「乐者，当于佛前说之。」

秋露子言：「譬如闍士至德，自于梦中升佛座坐，当知斯闍士但欲成佛。如是，天中天！是明度若有得者，其功德欲成满近佛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是语！乃作是乐，如佛威神。」

复白佛：「譬若欲行万里若二万里，到大深泽中，遥想见牧牛羊者境界、居舍、丛树，心中作是念想：『郡县聚落将闻见之，稍稍前行，但欲近郡县，不复畏盗贼。』如是，天中天！闍士大士得是法，今近受决不久，不复恐堕应仪、缘一觉道中。何以故？上正想见已。欲见大海者，便稍稍往，想见其山林，明虑谛见海尚远，即不想见矣。若但欲至，无复山树之想矣。得此法者，虽不见佛从受决，今作佛不久。譬若春时，树叶稍欲生出，当知此不久花叶若实当成熟。何以故？上想见叶花实，当知成熟。斯土有眼者大欢喜，用见叶花实故，当知成熟。如是闍士大士上想受决不久，今受决，作无上正真道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秋露子！持佛威神，使若说明度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难及，天中天！悉豫了署闍士大士，作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。」

佛言：「用是故，闍士大士昼夜愍伤群生，欲使其安，自致无上正真道成作佛时，悉为说经。」

善业言：「云何求，得成就作佛？」

佛言：「经中作是观五阴不过，为求明度。不观见法，为求明度。」

对曰：「不可计，天中天所说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五阴不可计、不可求。」

对曰：「谁当信是者，从是求闍士大士？」

佛言：「何所为求？正使求者，但为名耳。是中闍士大士明度、力、四事、佛法、一切知，无所近。何以故？力不可计，四事、佛法、一切知，皆不可

计。五阴诸法亦然也。正使作是求，为无所求，为求明度。正使作是求，但为名耳。」

善业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斯乃宝将中王与虚空战，勇德难胜，令佛行业传之无穷。」

佛言：「然！尔故，闍士欲疾书是经至死。何以故？于宝中多有断起。」

善业言：「弊邪存想欲，使经断。」

佛言：「邪欲断经，会不能胜。」

秋露子问：「持谁恩，不能胜中断？」

佛言：「十方现在诸佛威神，悉共拥护是闍士大士。佛所授定，邪不能断也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是明度，若念诵持学书者，诸佛威神皆共拥护之。」

佛言：「我眼视是学持诵者，最后书持卷者，当知是辈，如来眼所见是至德。受持是经者，疾近佛坐，得大功德。如来去后，是法当在释氏国，彼贤学已，转至会多尼国。在中学已，复到鬱单曰国。在中学已，却后我经但欲断时，我斯知己。尔时，持是明度最后有书者，佛悉豫见其人已，佛所称誉也。」

秋露子问佛：「鬱单曰国当有几闍士大士学斯定？」

佛言：「少耳。是经说时闻，不恐不难，为疾近如来。其人前世闻如来已，学闍士至德，持戒完具、多所度脱，是辈索佛道者，我知是高士，近一切知。其所生处，志尚所归，当学斯义，欲求无上正真道。是人行尊，邪终不能动使舍佛志也。闻明度已，得极欢乐尊，得大乘德，逮近无上正真道。虽不见我，后世得是法，为面见佛。佛说斯语如矣。倘有求道者，当共教劝，令学佛道。我悉代欢喜。有作是教者，心复心，转转相明，自在愿生何方佛刹。所生异方，面见佛说经时，当复于后教人求佛。」
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难及，天中天！云何乃有是如来，往古来今斯高士，何法不知，何求不得？云何乃有是决？甫当求佛者，是辈为精进，逮入六度中学。」

佛言：「是辈人有求经、不求者，会值经法，愿不离经。索无止时，不索自得六度。」

秋露子问：「有覩斯明度定，众经由之出乎？」

佛言：「有解明度者，诸经出之。所以然者，是佛教法，当教一切人劝令取佛，亦复自学斯经深义。彼诸高士所生逢佛，获六度无极矣。」

觉邪品第九

善业问佛：「高士种类欲学，当何以觉其难？」

天尊曰：「欲学明度无极，心不喜者，当觉邪为心，妄疾起心欲学，卒鬪乱起。若书是经，雷震畏怖。闾士转相调戏，左右顾视，书是经，邪念不着经。从坐起去，自念：『我不受决法，不在明度中。』便乱心起，内不得靖。自念：『我乡土郡国县邑不闻是经。』意悔舍去，其人却后若干劫，闻余道经喜，不能任明度。而随异经，便堕应仪、缘一觉道中，是为枝叶。譬若男子得象，观其脚。云何，点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求闾士道，弃明度去，反修学余经，得应仪、缘一觉道。曰点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天尊曰：「譬若欲见大海而覩陂水，曰：『斯巨海矣。』点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天尊曰：「闾士弃深明度，取余经，堕应仪、缘一觉道中。有智无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。」

天尊曰：「譬若作绝妙殿舍，匠师意欲齐日月宫殿。于善业意，能作不？」

对曰：「终不能也。」

「斯匠点不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。」

天尊曰：「求闾士道闻明度已，复弃去，学应仪、缘一觉道法，欲于中求佛。是人点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譬若欲见飞行皇帝，反见小王形容被服，谛熟观之，曰：『斯但是飞行皇帝也。』是人点不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甫当来闾士得深法已，复弃去，入应仪法中欲求佛。云何，有智无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譬若大饥，得百味饭不食也，欲得六十味饭。商人得无价明月珠，持水精涂明月珠，欲令合同。是人点不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。」

佛言：「甫当来闾士得明度经，反比应仪道，弃去，入应仪法中欲得作佛。复次当书时，邪使财利从他方来，闻利便弃法往，不能书成也。当觉邪为。书是经时，莫言：『我书。』莫作是语也，当从经中闻决。作是言者，邪得其便矣。不尔者，邪界空。书时，意或着世兵贼鬪乱亲属财利饭食病瘦医药，念父母兄弟及众余念。闾士当明觉，斯为邪使。复次，我有名深经，邪从次读之便行，乱学明度者意，令释本崇末，便不得变谋明慧。」

佛言：「闾士大士欲说变谋明慧，从明度索之。而今逮得，复弃去，于应仪道中索变谋明慧。是闾士点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受经人欲闻法，师便不安。正使安，欲与明度，受经人舍去。师徒不和，书不成也。学人来受，师欲至他方，两不和矣。或念在衣食财利，受经人亦无用施本，不得明度。如是当觉邪为。受经人正使无所爱惜不逆师，

师有斯经，弟子问事，师不肯解之，受经人赍恒退。或时师欲说，受者不悦也。师若身疲不能起说经，学士志锐而不得学者。当觉邪为。

「复次，是法说时、书时，倘有来者，说：『地狱、饿鬼、禽兽大勤苦，当早断之，作应仪，无荷重患矣。』若复于众誉天上乐云：『于彼五所欲，自恣所存，亦可一心念空。然虽获所念，会当别离，受彼众苦。不如于斯索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道，莫与坏败虚空从事。』」

「复次，师尊贵，心自念：『有敬归我者，我与明度，不者则止。』学人自归不避剧难，师不肯授，欲到四剧怖中。又告之曰：『谷贵之处、虎狼贼中五空泽间，我乐往彼。尔谛思议，能随我行，忍此勤苦，不得后悔。』弟子忧曰：『师具解奥，不肯相授。吾奈之何乎！』师徒志乖明度。书学诵经、经行之时，弟子愠厌不复受学，稍舍就俗，令经法义雍。当觉邪为。」

「复次，师健乞丐多方便，欲懈惰去，便谄语学者：『我当到某处有所问讯。』如是不知，当学诵经行时遇此。当觉邪为。」

「复次，弊邪常索其便，如斯之恼，无得受深法者。」善业问：「何因如兹？」

佛言：「弊邪主行诽谤明度言：『我有深经，其义玄妙，余皆非法也。』是故新学闾士心疑恐，非明度无极，终始不学，邪事一起时。有闾士深守禅行，便得沟港道，是为证。」

照明十方品第十

善业白佛言：「佛说明度无极照明于世。何谓照明？」

天尊曰：「如来持五阴示于世。」

又问：「云何视现，坏五阴现世耶？不坏现世乎？」

天尊曰：「五阴本无坏不坏。何以故？空、相、愿无坏不坏，无所生无坏，无所识无坏，不坏五阴本。空、相、愿无所生无所识，明度示现于世。无量人心，如来得明度，悉知其原。何等为知其原？人本心本、心本人本等无异。如是明度出，如来示现于世。」

「复次，善业！疾心，如来从明度悉知。何等为疾心？乱心即知。经本出入于心中，本无入经亦无出经，心故为经本，经故为心本。本经不疾不乱即知。何等为疾心即知？随其疾尽，尽为无所有，为心如无所有，不疾乱。是为疾心即知。如是明度出，如来示现于世。爱欲心本即知，瞋恚心本即知，愚痴心本即知。何等爱欲、瞋恚、愚痴心本即知？爱欲心本非爱欲心，瞋恚心本非瞋恚心，愚痴心本非愚痴心。何以故？心本不现、无想，无想是无爱欲、瞋恚、愚痴，是为本无。如本经无本，如是明度出，如来爱欲、瞋恚、愚痴心断即知。何等心断即知？心断，非爱欲也，非瞋恚也，非愚痴也。何以故？爱欲心断本，瞋恚心断本，愚痴心断本，皆无所从出、无有。本无所从生，诸法无所从出，无爱欲爱欲断，无瞋恚瞋恚断，无愚痴愚痴断，不可得见。如是明度出，如来示现世间，为有德为人故。旷大心即知，无大小、无益心、无去心。何以故？心本断，如是出。如来用有德、用人故，无边幅心即知。是心不去不来不住。何以故？本空无所出，本无不来不去不住。如是不可量心即知，不增心身中心知，如虚空不可计。如是心知，明度出，如来不可计人未见心即知。何以故？无想。一切见经，诸法如心等，心如诸法，想非诸法，诸法非心想。何等想非诸法？何等非想心？诸法无想，心亦无想、不见。如是明度出。如来欲得是致是，用有德、用人故。何等欲得是致是？一切欲得致，在五阴中住，欲得从是便致是。善业！如来云何欲得是因致是？从死致死是为色，从死致不死是为色，从不死致不死是为色，不有死不无死是为色。五阴如是，有世无我是为色，无世有我是为色，有世有我不世无我是为色，不有世不有我不无世不无我是为色。如是得世本原得我本原是为色，不得世本原不得我本原是为色，有本原无本原是为色，不有本原不无本原是为色。有本原无本原是为色，不有本原不无本原是为色，是命是身是为色，非命非身是为色。五阴亦尔，是为欲得是因致是。从我身起如来用，人所著所缚所欲，故即知，为知过去。如来知时知今，如来知时知色。何等知色？如来知如本无，五阴亦尔。如来五阴，何为知如本无？五阴本无，如来本无。作是见本无，五阴本无，世本无，诸法亦本无，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本无，如来亦本无。一本无无异，无所往无所止，无想无尽。如是本无，无异如来，从明度中出悉知之，是故名佛矣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谁当信是者？独得应仪及不退转乃信耳。」

佛言：「本无无尽时，如来所说无极。」

释与万天子俱，梵众天与二万天子俱，到至佛所，头面着佛足，却住一面。爰欲天子、梵天子俱白佛言：「天中天！所说法甚深。云何其想？」

佛告诸天子：「虚空着，无相、无愿、无所住。如虚空无所罣碍，诸天、龙、鬼神不能动也。何以故？是相无作者，五阴不能作想，人非人所不能作。」

佛告诸天子：「若言有作虚空者，宁信不？」

对曰：「不信也，天中天！无作虚空者。何以故？虚空无色。」

天尊曰：「是相常住，有佛无佛，是想住如故，如来悉知是。」

诸天子白佛言：「是想甚深，如来悉知，无所罣碍。明度是如来自在道，是佛所居处也。」

佛告善业：「如来恭敬于经，承事自归。何谓是经？明度是经。如来从是得无上正真道。用是故，我恭敬经，当报经恩。诸法无作，悉知无持来，是为报经恩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诸法不知不见。何等为明度出，如来示现于世？」

天尊曰：「诸法无所住，如是悉知见出，如来示现于世。五阴不见，作是示现于世。何等不见者？五阴无因缘不见，不见是为明度出，如来示现于世。如虚空示现于世，示现于世难了清净，是为示现于世。」

◎

明度经卷第三

大明度经卷第四

南吴月支国居士支谦译

- 不可计品
- 譬喻品
- 分别品

- 本无品
- 不退转品
- 恒竭清信女品
- 守空品

不可计品第十一

善业白佛言：「极大究竟明度，无极无量、无与等者。」

佛言：「然！如来无师一切智，是故明度不可称量，安隐究竟，无与等者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！如来无师一切知无量无边？」

佛言：「五阴不可计量，诸法亦尔。五阴无边，诸法边幅无获其际者。用何等故，五阴、诸法亦尽处。云何，善业！虚空可计尽不？」

对曰：「不可尽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诸法亦然。用是故，如来法、诸法无边量。用法无量故，发心起学无量明度。如是本无心念。譬如虚空，无心无念，有心有念。」

因随作是说不可称计时，五百比丘、二十比丘尼得应仪，六十清信士、清信女皆得沟港，二十闍士逮得无所从生法乐，皆当于是贤劫中受决。

对曰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明度，极大安隐究竟。」

佛言：「如尔云矣。出一切智、诸闍士、缘一觉道，悉从中出。譬若转轮圣王，一切国土皆为臣隶，王无所忧。佛法、缘一觉法、应仪法皆从中出。立五阴不受不入，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、一切智道，不受不入。」

善业问：「何等一切智不受不入？」

佛言：「云何，若见应仪等所入不？」

对曰：「不见也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我亦不见如来所入处。如我无所入，一切智亦无所入。」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俱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明度难了也。正使三千国土人民，过去佛时所作功德，一切皆信已具足过一劫，方是深明度中乐一日念不可量，深出彼德有余。」

佛告诸天子：「正使复有贤人，闻是深法已得证，疾使彼辈所信乐过一劫，其功德不及是也。」

诸天子闻是，头面着佛足，绕稍稍却远，俱不复现，各自还去。

善业白佛：「若有闍士大士信是明度者，从何所来生？」

佛言：「譬如新生犊子不离母，如是闍士大士闻明度已，终不离经师，为从人道中来生。」

善业白言：「若有逮是功德，有从他方佛刹来生者无？」

佛言：「有他方佛刹供养已，从彼来生。若于兜术天上从慈氏闍士问慧，今欲求是法不懈，持是功德，复还得是经。若有前世时闻，不问中慧，今生闻是经，于中有疑、厌、不信乐，其人前世不从师问中事。复次，闍士大士前世时闻是，问其中慧，若一日二三日或五日，持是功德，今复还得是经，便信乐之。若有欲乐闻时，用是乱故，其心数转，如称乍低乍仰，从新学来，如是少信乐，当堕两处——应仪、缘一觉道中。」

譬喻品第十二

佛告善业：「譬若大海中船卒坏，其船中人不取板檣，不能得渡，必于水死。若得板若檣，有健者乘骑，便不死。当知顺随海水出也。闍士大士有信乐、有定行、有精进，欲得无上正真道而不得明度，变谋明慧不得学，当中道得应仪、缘一觉道。其有信乐、定行、精进，欲逮无上正真道，得学明度权慧者，终不中道懈，过出应仪、缘一觉去，正在无上正真道中立。譬若士女持坏瓶取水，知不久必坏。所以然者，未成故。学不逮此深法，终不能逮一切智，便中道厌却，堕二道中。譬若持瓦瓶行担水，安隐归至。何以故？已成故。学得深法，知终不中道息，恣心上无上正真道。譬若大海中船，不善护，以财物着中，至于道坏，财物离散，亡其重宝。如是闍士大士正使至

意学，不得深法，当知中道厌，便亡名宝，中道懈怠，堕二道中。譬若有人施张大海中故船，补治，持财物着中，有所至，不中道坏，必到其处。如是闍士大士有信乐、定行、精进学，又得深法，终不中懈，正上无上正真道中立，终不堕两道，正向佛门。譬如人年老而身病。云何，是人能从床自起不？」

善业言：「不能，天中天！或时起无力，不能自致，正使病愈能自起，会不能行步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闍士大士具如上所行学，不得深法而欲速无上正真道，终不至佛，当中道懈，堕二道中。譬如老病人除愈，欲起行，有健人来扶持之，告曰：『无恐，我自相送，终不中道相弃，送着所乐处。』如是，具有上行闍士学得此深明度无极、变谋明慧，当知终不中道懈，必能究竟于中得无上正真道。」

◎◎

分别品第十三

善业白佛言：「云何阿闍浮闍士学明度无极？」

佛言：「当与善友从事，以善意随明度教。何等为随教所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弃定、智慧，当施与作无上正真道，莫着五阴。何以故？明度一切智无所著。莫得乐于应仪、缘一觉道。如是，善业！阿闍浮闍士稍入明度中。」

善业言：「闍士谦苦，天中天！欲索无上正真道者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谦苦，安靖于世，为十方护、为自归、为舍、为度、为台、为导。何等为护？生死勤苦悉护教度脱，是为护。生老病死悉度之，是为自归。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、得如来，为说经，无所著，是为舍。」

又问：「何等无所著？」

佛言：「五阴不着不缚，是五阴无所从生、无所从灭，是为闍士得佛时为世间舍。何等闍士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为世间度？度五阴非五阴，五阴为度，度为诸法。」

善业言：「如佛说度为诸法，诸经得最正觉。何以故？无所著故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无所著闍士谦苦，念法不懈，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因说经如是，为度世间。何等为世间台？譬如水中台，其水两避行。如是五阴，过去当来今现在断，五阴断者诸法学亦断，诸法断者是为定，是为甘露，为泥洹。闍士念法如是，便为说法，如是得无上正真道时为世间台。何等为道？如是具得如上说五阴、诸法空，无来原、无去迹，如虚空。无异无想、无处无识，无所从生，如梦如幻、无边无异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谁当了是者？」

佛言：「求佛以来久远乃信之耳。过去佛时，于彼所作功德，如是人者乃明之矣。」

又问：「何谓求佛以来久远？」

佛言：「去离于五阴以来，不复有之，乃明是深法。如是闍士，为道无量人。」

善业言：「是为人中之导。」

佛言：「然！闍士得如上所行，为无量人之导，是为大盟誓，为无量之人誓。不缚于五阴，不缚于应仪、缘一觉者，不舍一切智，不缚于诸法，是故为盟誓。」

善业言：「闍士求深明度，不爱三处——应仪、缘一觉至佛。」

「甚深，天中天！不有守者、不无守者。不无守者，从明度中为无所出法，为守定，为不守诸法，为守无所有，为守无极，为守无所著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在明度中者，当如是不退转。闍士于明度中无所适着，终不随凡夫语，不信余道，不恐不畏不懈怠。当作是知，其人于过去佛已受斯明也。」

复白佛言：「闍士不恐不畏不懈怠，何缘当念明度中观视？」

佛言：「心向一切智，是为观。」

「何谓心向一切智？」

佛言：「心向如空，是为观视。不视不可计，一切智如不可计，是为非五阴。不入、不得、不知，不有知、不无知，无所生、无所败、无作者，无来原、无去迹，无所见、无所在，如是不可限虚空，不可计一切智亦然。无作佛、无得佛者，无从五阴中得佛者，亦不从六度得佛。」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难晓难知。」

佛语诸天子：「如是如来视，如是安隐甚深。是知悉知不退转无上最正觉，亦无最正觉。」

诸天子白佛言：「希有信是经者，愍念世间故说之。世人所欲皆着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。」

本无品第十四

善业白佛言：「诸法随次无所著，无想如虚空，是经无所从生，诸法索之无所得。」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言：「善业所为，如如来教，但说虚空慧。」

善业言：「如来是随如来教。何谓随教？如法无所从生为随教，是为本无，无来原亦无去迹。诸法本无，如来亦本无无异。随本无，是为随如来本无。如来本无立，为随如来教。与诸法不异，无异本无。无作者，一切皆本无，亦复无本无，等无异。于真法中本无，诸法本无，无过去当来今现在，如来亦尔，是为真本无。闍士得本无如来名，地为六震，是为如来说本无，是为弟子善业随如来教。复次，五阴、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不受，是为随教。」
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本无甚深，天中天！」

当说本无时，二百比丘得应仪，五百比丘尼得沟港口，五百诸天人皆得无所从生法乐于中立，六十闍士新学得应仪道。

佛语秋露子：「是六十人过世时，各供养五百佛，皆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弃定、不知空。虽空，不得明度、变谋明慧之护，今皆堕应仪道中。闍

士有道得空，无色无愿，不得明度、变谋明慧，便中堕彼两道。譬若大鸟，其身二万里，无翅，从天上自投，中欲还，宁能不？」

对曰：「不能。」

「至地，欲令身不痛，宁能不痛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能。或闷、或死。何以故？其身大而无翅。正使闍士如恒沙劫作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求色定，不入空、不入明度，不得变谋明慧，心大起索佛道，一切欲作佛，便中道得应仪、缘一觉。若于佛所，具如上行，又闻佛一切智，皆念求如色，是为不持如来戒定慧，不知一切智，但闻声心相，如闻耳，便从是作无上平等最正觉，会不能得，便中道堕彼。何以故？不得深法故。」
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如佛所说，念中慧闍士离深法，便得应仪、缘一觉。若真欲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者，当学明度、变谋明慧。」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「难晓明度无上正真道。」

善业言：「难了，天中天！如我念是惠者，无上正真道易得耳。何以故？无有，当何从得佛。何以故？诸法皆空，索法不可得。当作佛者，索法无所得。是求佛易得耳。」

秋露子言：「如所说者难得。何以故？空不念当作佛。是法如虚空，设易得者，何以恒沙闍士皆逮？」

报言：「云何，用五阴逮乎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离五阴逮乎？」

「不也。」

「云何？」

秋露子曰：「五阴本无，宁逮乎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离之有法逮者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云何，是本无使逮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离之有法使逮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是法不得何所法使逮者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如子所说，大士等游都无逮者。佛说三有德之人求应仪、缘一觉、至佛道。于三不计三，为求一道。如善业所说。」

满祝子语秋露子：「善业说一道，当问。」

秋露子言：「说一道，我用是故问。」

答曰：「云何，于本无中见三道耶？」

曰：「不见也。何以故？从本无中不可得三事。」

善业言：「本无一事得乎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于本无中得一道乎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善业言：「设是谛不可得者，何故复说应仪、缘一觉、佛？如所说道，本无无异，闻本无心不懈怠，是必得最正觉。」

佛言：「如尔无异，持佛威神，使若说本无等无异。」

秋露子问：「何等为觉？」

佛言：「无上正真道即是也。」

善业问佛：「何等为成就于闍士？」

佛言：「一切人皆等视，慈心加哀，不得瞋恚。作是立，当作是学。」

不退转品第十五

善业问佛：「不退转闍士大士，当何以比观其行相知是？」

佛言：「如逮得禅者不动不摇，如应仪地，如缘一觉地，如佛地，如本无终不动。佛说本无。闻者不言非虚空本无，本无是所有，本无如本亦不言非。如闻已，若转于余处闻，终不疑、不言是非。如本无立，其所言诚而重，不说不轨凡夫，逆道之作不观视。用是比相行具足知，是不退转大士。复次，不形相沙门梵志面貌。是别之谛知谛见，终不词拜华香施天，亦不教他人。为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又终不生恶处，不作妇人身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又不退转大士持戒，身自不杀、教人不杀，身自不盗、教人不盗，身自不淫、教人不淫，身自不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，嫉妬、恚、痴。是十戒皆自持，复教彼守行，梦中自护十戒，面见如是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又学诸法，用是心学是法，令群生安隐为说经，持是经受令分德，愿群生令得斯净定以明自立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又大士深法说时，终不疑不言不信亦不恐，所言软美。少睡卧行步，出入不乱，心徐行安谛，择地而行。被服衣中常清静，无蚤虱尘垢亦无忧，身中无八十种虫。所以然者？闍士大士六度功德过于贤圣，稍欲成满，身心净洁悉受高志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！闍士大士心净洁？」

佛言：「所作功德转增稍上，心无所碍，功德悉逮，是心净洁过应仪、缘一觉上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又有来供遗者，不起喜。一切无愠，于深经说未常有厌，深入智中。若余处欲闻经者，持是明度为说之。其有余道所不正者，持明度为正之。经中所出法，悉持无常之事以语之，诸世间经书所不能解者，持是明度为解之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是弊邪稍稍来到其所，便于边化作八大地狱，中有诸闍士，便指言：『斯人皆从前佛受决为不退转。今皆堕地狱中。佛为授，若地狱耳。若当疾悔之，言：「我非不退转。」设若言尔者，不复入地狱中，当生天上。』」

佛言：「设是心不动者，知是不退转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邪复化作师，被服往至其所：『若前从我闻，所受悉弃之，皆不可用。若疾悔之，随我言者，

我日来问讯。不用我言，终不复来。莫复说此事，我不欲闻。前说皆外事耳，更受我言，是佛所说也。』』

佛言：「闻是，设令动转者，当知其人不从过去佛受决，未升大士举中在不退转地。设令不动转，念是经，虚空所致，作是思惟，不信邪言。譬如比丘得应仪不受邪言，眼见经证，是为空所致，终不可动。如应仪、缘一觉所念法，终不复还，是大士向佛亦然矣。正在不退转地立，是为极度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弊邪复往到其所，更作异人言：『若所求者，为求苦耳，非求佛法也。若负斯难用之为求，若在恶道历世弥久，适得为人，不尝思惟自患厌耶？当于何所更索是躯？何不早取应仪，用佛为求乎？』』

佛言：「设不转者，邪复舍去。更作方便，化作若干闍士在其边立，复往指言：『若见是闍士，皆供养如恒沙佛衣、食、卧具、医药，具足受法问慧，当所行所求悉学，如法住如法求，皆入中作斯学行，常不得佛。汝缘得乎？』』

佛言：「设是不动者，邪去不远，化作比丘辈言：『是应仪过世时皆求闍士道，取应仪已，若何从得佛？』』

佛言：「用是故，闍士大士作是行，从他处闻，心不转不异，于是中复觉知邪，为佛所语无异，求大明植志。若兹者，设不得佛，佛语为谬。佛语不欺，当作是学，当作是求，谛护是教心不动转，从中觉邪。用是相行具足知，是不退转矣。又邪娆言：『佛如虚空，是经行无边不可得极。何以故？是经义可知，观其所趣皆虚空矣，为中勤苦不当，觉知邪事邪作是经耳。云何欲得佛？是非佛所说。』』

佛言：「夫贤士女视明虑长，谛议自议：『妖邪多巧，以逆为顺。怪来不倾，牢如须弥。』用是相行具足知，是不退转也。作一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是定随是四禅不录禅是所禅，作是定用入欲中故，不退转闍士大士不随定教，净过定上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又有共称其名德者，不以喜，心不动乱，常正心。设在家不有重淫，若时有欲，如过大空泽中饮食时，恐怖畏盗贼欲疾去，自念：『我何时当出是空泽中？念妇人恶露不净，非我净法。』当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念使十方人安隐故。』

佛言：「如其福具足，得明度威神力，使作是念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又想夷洄翼从防卫，余鬼神不敢附，不失心志，不妄起心，身无疮厉，六情雅

具，圣雄而不自显，不诱他妇女，若符呪药不行之，亦不教人淫秽行，不以厉口，非法恶念无由生哉。用是相行具足知。

「复次，善业！将以何行名为不退转？不退转者，不与无道主佞孽臣贼盗偷寇军谋残生，非法士女蛊道淫妖，钱谷屠酒祀，缯彩香熏倡优调戏，入海投难求荣采利，如斯之徒终始不友。闍士从事不离一切智，常誉贤者以为谈首，远愚近圣，尊戴三宝。尔故誓曰：『不退转闍士常愿生异方佛刹。』愿高誓重，必获往生。用是故，常见佛得供养。如是愿从欲处、色处、空处，从彼来生中国，于闍士家大明卿八正谈抱义典，逆事不豫，远边地无佛处，性净真不犯法。如是相行具足知为不退转。不退转闍士不言我是、不疑我非、不中疑。譬如得沟河道，于其地终不疑。邪事适起即觉知，宁殒命而不回心，自于其地终不疑不懈。无应仪、缘一觉心，心不念佛难得安住。其地心大无表、勇而无胜。何以故？如是住，无能过者。用是故，邪愁毒，便化作佛身，往谓之曰：『若于是可取应仪证，若未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决。何以故？若不得是相行，何因得乎？』知非佛也，是邪耳。如佛所说思惟视之，是邪所为欲使我转。」

佛言：「设不动者，知己于过去佛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决，其悉知法行忠正者，代不惜身命一切法，悉受往古来今诸佛明法，悉护持之。用是故，不惜身命，未常懈，无厌时。如来及诸弟子说经时不疑言非。何以故？逮得无所从生法乐于中立，持是功德，悉具足知是不退转闍士大士。」

◎恒竭清信女品第十六

善业白佛言：「不退转闍士从大功德起，当为说明度令入深法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居内闍士使入深法。何等为深？空为深，无想、无愿、无识、无生灭，泥洹是为限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泥洹是限，非是诸法。」

佛言：「诸法甚深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识甚深。何等为五阴甚深？如本无尔故甚深。」

善业言：「难及，天中天！安稍去色便为泥洹。」

佛言：「是与明度相应，当作是住，如明教学。闍士随是行思惟念一日，如梦中教却几劫生死。」

佛言：「譬如淫士宝彼女色，与之期会。女不自由，姝夫宁有盛想不？」

善业言：「士以色故，想彼面会展其愚情。」

佛言：「一日之中有几意念？」

对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如彼人念一日心转多，闍士如是欲学净行一日，为去恶于罪甚多，若离明度，正使布施如恒沙劫，不如也。又使寿如恒沙劫等，并前行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至佛，不得明度行，不如中教，皆不如此行如中教闍士。又复寿如前，布施、持戒具足，若求明度念起说经，其德出彼上。以经布施作无上正真道，自深入教，其德转高。自深入者，为明度所护，未常离时，其德甚多。」

善业问：「所识、有著者，天中天！此二，何功德为多者？」

佛言：「闍士所识，若求明度，乐于无所有、乐尽、乐无常念，是为不离明度，得德不可计称数。」

善业问佛：「不可计，复言称数。将有何异乎？」

佛言：「称数者，其数无尽。不可计者，谓无边量也。尔故，为不可计称数。」

善业言：「佛说不可计，五阴亦然。」

佛言：「若所问者，有所因使五阴不可计量。」

善业问佛：「何等为无量？」

佛言：「于空中计之，是法不可计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，善业！我不尝言诸法空？」

对曰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如来所说悉空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诸法悉空，不可尽计。经慧无有，各为异流，如来但分别说耳。不可尽量是空、是想、是愿、是识、是灭度，随所喜说，作是说示现教化。如来如是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难及，天中天！经本空耳。云何复于空中说经？是经不可逮，如我了佛诸法不可逮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诸法不可逮，计法空耳。」

「如佛所说，本不可逮。愿解不可逮慧有增有减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
善业言：「不可逮慧不增不减，六度等然。若其不增，何因闍士近无上正真道得为正学？设不减者？闍士求守明度变谋明慧，不念布施，增之与减不作是念，是但名布施度无极耳。所施与念，持是功德与作无上正真道。戒、忍辱、精、禅皆如是。闍士求明度守之，得变谋明慧，不作是念增减，皆但名耳。念发心如无上正真道，我作是施与。何谓无上正真道？」

佛言：「本无是也。本无不增不减，常随是念不离，为近矣。」

善业问言：「闍士以初意近无上正真道耶？以后来意近乎？斯两意无对，何等功德出生长大之者？」

佛言：「譬如灯炷然，用初出明烧炷乎，后来明耶？」

善业言：「非初明亦不离初明，非后明亦不离后明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不用初意得无上正真道，亦不离初意，非后意亦不离后意得，是为得正觉。云何，心前灭后复生乎？」

善业言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「云何，心初生可灭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可。」

云：「当所灭者，宁可使不灭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可。」

佛言：「宁可住本无乎？」

对曰：「欲住本无，当如本无住。」

佛言：「设令在本无中住，宁可使久坚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。」

「本无甚深。」

曰：「本无宁有心也？」

曰：「离本无宁有心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。」

曰：「见本无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见。」

「作是求为深求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作是求，无所求。何以故？是法了不可得见。」

佛言：「闍士大士求明度，为求何等？」

对曰：「为求空。」

「求空为求何等？」

「为求无想。」

曰：「为去想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。」

「云何想不去？」

善业言：「闍士不作是求妄想。天中天！何以故？闍士求想尽灭者？即可得应仪。闍士变谋明慧，不灭想得证，向无想，随是教矣。」

秋露子谓善业：「有三事向定守定门。空、不愿、无想是为三。有益于明度，不但昼益，夜于梦中亦复益。何以故？昼日夜梦中，佛说等无异。」

善业语秋露子：「若闍士昼日有益，夜于梦中亦有益。」

又问：「梦中所作宁有所得不？如经等之。」

善业曰：「梦中作善者喜为益，恶者愠戚为减。设于梦中杀人，觉已喜叹快之。云何？」

善业言：「心不枯尔，皆有所缘。若见闻、若念为因缘，是故知耳。从是中令人心有所著或无所著，是为不妄尔，皆有所缘。」

秋露子言：「所作为空耳。何因心有所缘？」善业言：「心想因缘，即因缘兴矣。」

秋露子言：「闍士梦中布施，持是施与作无上正真道。有施与者无也？」

报言：「弥勒闍士近在前，旦暮当补佛处。子欲知，当从问。」

秋露子问弥勒。

弥勒言：「如我字弥勒，当色解慧耶？当痛痒思想生死识解乎？持是身解乎？若空五阴，解五阴空无力。当所解法不见，亦不见当所解人得道者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所说为有证不？」

答曰：「我所说不得证。」

秋露子便作是念：「弥勒所入慧，甚深，甚深！何以故？行明度以来久远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，见若作应仪不乎？」
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閻士不作是念：『我受决是法。』若于法中得正觉，亦无得正觉者。作是行，为求明度，不恐我不得正觉。随是法中教，是故勇无所畏。至大剧处虎狼中念：『设有噉我者，为当布施。行布施度无极，近无上正真道。愿我作佛时，令我刹中无禽兽道。』至贼中，设于中死。心念言：『我身会当弃捐，设杀我，我不当瞋恚，为具足行忍辱度无极近佛道。我作佛时，令我刹中无贼盗。』至无水浆处，心念言：『人民无德使尔。我作佛时，令我刹中人民皆得一切、知八味。用一切故，当精进。』至谷贵处，念：『当精进取佛。』愿曰：『吾作佛时，令我刹中无谷贵处，皆使人民在所愿所索，食悉在前，如忉利天上所有。』用众生故，当精进。有恶岁，正使身遭恶岁死，我心无异，必当降伏邪官属，行精进索佛道：『我作佛时，令我刹中人民无恶岁死亡者。我所语，后我作佛时无异。』复次，秋露子！閻士闻是，便呼无上正真道。或却后久远乃得佛者，亦不恐怖。从本际以来呼，如一意转顷。何以故？无本际乃得佛者。心安然、不恐怖。」

时有清信女从坐起，前至佛所，作礼长跪言：「我闻是不怖，必除恐怖之处索佛道，得佛已当说经。」佛笑，口中金光出，清信女即持金花散佛上，佛威神故花不堕地。

阿难从坐起，更奋袈裟，前作礼，长跪言：「佛不妄笑。既笑，当有所说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是恒竭清信女，却后当来劫，劫名星宿，中有佛名金花。是清信女后于此时，弃女为男，后当生无怒佛刹，从一刹生一佛刹。譬如金轮圣王从一观游一观，从生至终足不蹈地。是清信女如是，从一佛刹到一佛刹，未常不见佛，足不蹈地，自致得佛。」

阿难心念：「如无怒佛刹诸閻士会者，是为佛会耳。」

佛即知阿难心所念，曰：「然，阿难！诸会者，悉度生死已。清信女后作佛，名金花佛。度不可计应仪，令三毒尽。刹中无禽兽贼盗断水谷处病瘦，及余恶事悉无有。」

又问佛：「清信女从何佛作功德？」

佛言：「于定光佛所作功德。初发意求佛时，亦持金花散佛上，愿持是功德施与作无上正真道。」

佛言：「如我持五花散定光佛上，即逮得无所从生法乐于中立，佛即授我决：『却后九十一劫，若当作佛，名释迦文。』是清信女尔时见我从佛受决，其心念：『我当受决，得无上正真道。』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是清信女所求已度。」

守空品第十七

善业白佛言：「闍士大士行明度无极，何等为入空？为空定？」

佛言：「色痛痒思想生死识空，观一心，作是观，不见法。于法中不作证。」

「佛所说不于空中作证，云何闍士于定中立而不得证？」

佛言：「是闍士悉具足念空不得证，作是观，不取证。观入处甫欲向，是时不取证。不入定心，所著不失。闍士法本无中道取证。何以故？本愿都护众生，为兴弘慈念具功德，不中取证。闍士大士得明度，证致功德，斯大力矣。譬如人勇悍，能却敌，为人端正猛健，无所不能。悉持兵法，六十四奇悉晓习工，为众人所敬。所至处，无不得力者。从是所得者，转分布与人，其心欢喜。若有他事，与父母妻子俱去，过大剧道，其人安亲曰：『莫有恐怖，今但免难矣。』重讎虽来，其人多变以济亲害，送归本土，宗门康休，怨亦无损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巧变备矣。其人勇慧，能幻化，化作士众。讎覩恐惧，各自流散。乡土称德，靡不欢喜者。是闍士大士于众生行大慈心，过应仪、出缘一觉地去。于定中立，于众生悉愍伤，无所见，于是中不取证，入空中深，不作应仪。作是行向定向泥洹门，不有想，不入空取证，如鸟飞行空虚中无所触碍。如是行，甫欲向空至空，向无想至无想，不堕空、无想中，悉欲具佛诸法。譬如人工射，射空虚中，后箭中前箭，续后射转中前箭。其人欲令箭堕，乃尔堕。如是行明度，为变谋明慧所护，自于其地不中道取证、堕二道行。以是功德，逮得无上正真道成满便得佛。于经本中，观不取证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谦苦作是学，不中道取证。」

佛言：「悉护众生，守定向灭度门，心念分别。何等为分别？守空定分别、无想定分别，变谋明慧护使，不中道取证。何因变谋明慧护之？心念护众生。持是所念，不中道取证。复次，深入观苦空定向灭度门，用是故分别久

远以来人民所因缘想中求无上正真道，为说经。当使弃是因缘，守空定、无想定、无愿定，向灭度门，不中道取证。复次，闍士念久远人民呼常有想、有我想、有好想，各各求。我作无上正真道时，有人民故，为说经，使断是诸想，悉断求。云何断？是常非常，是乐皆苦，是身非身，是好皆丑。闍士思念，为变谋明慧守无愿定，向灭度门，不中道取证。若闍士大士心念：『众生从久远来求、因缘求、想求、欲求、聚想求、空想求。』闍士言：『我使众生无斯想。』普慈弘至，故得变谋明慧。是法观空、想、愿、识，无所从生、齐限，不中道取证法。当作是知。闍士云何求明度？晓习法中，心何缘求入守空定，向灭度门。守无想、无愿、无识、无所从生定，向灭度门。是闍士不得慧故，守空念——无想、无愿、无识、无所从生念定意。有来问者，不即持不可计心为解者，知是非不退转闍士也。何故？不退转闍士心，无央数悉知。用是行不具足知，未得不退转之明矣。」

善业言：「不可计人求闍士道，少有能解者。」

佛言：「作是解者已受决，于功德中极殊。所知法，应仪、缘一觉、诸天人鬼龙质谅神所不能及。」

◎

明度经卷第四

大明度经卷第五

南吴月支国居士支谦译

- 远离品
- 善友品
- 天帝释品
- 贡高品
- 学品
- 守行品
- 强弱品
- 累教品
- 不尽品

• 随品

◎远离品第十八

佛告善业：「梦中閻士大士不入应仪、缘一觉地，亦不教人入中。诸法梦中视，心志常在佛，当知是不退转相。梦中与若干百千弟子共会坐说经，与除馊众相随最在前，如来说经悉见，是不退转閻士相。梦中在虚空中坐，为诸除馊说经，还自见七尺光，自在变化于余处所作为，如佛说经。梦中不恐不怖不畏难。若见郡县其中兵起展转相攻，水火之灾，虎狼师子毒虫之害，见斩人首者，如是余变，勤苦困穷饥渴者，视诸厄难悉作是见，其心不恐。寤即起坐，念：『如梦中所见覩是三处，我作佛时，说经遍教。』当知是不退转相。从何知是？閻士大士成作佛时，其境内一切无恶。正是时，梦中若见畜生相食、人民疾疫。其心稍稍生念：『使我界中一切无恶。』用是故知。于梦中寤已，若见城郭火起时便作是念：『可于梦中可见是相。』见之不怖，用是相行具足，是为不退转閻士。今我审应是所向者，当无是异变。火起当灭，悉消去不复见。」

佛言：「假令火即灭，知己于往佛受尊决矣。假令火不灭，知未受决。设火神烧一舍，置一舍。复起烧一里，置一里。知其家人前世时断经所致。斯人之等，所作悉自见，宿所作恶，于是悉除。从是来，断经余殃悉尽，知是未得不退转。用是视，持是相，当为说令知之。或时男女为鬼神所取，作是念：『或我受决已，过去如来授我无上正真道，所念悉净，却应仪、缘一觉心，会当作佛。十方现在诸佛，无不知见证者。今如来悉知我所议念，鬼神当用我故去。不去者，未受决。』」

佛言：「其人审至诚者，弊邪往到前曰：『若本作是住，本字某，以受决。』欲以是语乱之。閻士言：『我真已受决者，鬼神即当去。』邪神念曰：『我当使鬼去。』鬼即去。所以然者，天邪极尊，有威灵力，鬼不敢当。閻士反念：『用我威神故去耳。』便自贡高，轻易贤人，无所敬录。言：『我于过去如来所受决已。』自可贡高，反起瞋恚，更生罪念，当堕两道。以不成为成，当觉邪为。舍善友去，为邪所困，当觉是事。邪反复往说昔受决事，并七世父母中外示家姓子。若在某国县乡生，今作是语，前世亦作是软语。随其人性行聪闇，吉凶穷达贵贱贫富，因扶奖跗言：『若前世亦尔。』閻士心念：『想我将尔。』邪复言：『若已受决得不退转。』其人闻之，心大欢喜，自谓审然，便行形调轻易同学。用是字故，便失其本行，堕

邪网，用受是字，故不觉邪为，自谓得无上正真道。邪复言：『若作佛时，当字某。』闻是名，心念言：『我得无然？我生本有斯志。』」

佛言：「是闾士于智中，少无变谋智慧，反作是念：『若邪天共作，是除僮为之所迷。』」

佛言：「我所署闾士，不教令作是念，远离一切智，亡权德、远大明，释贤友、信凶愚。斯辈会堕两道，若后久远勤苦，乃复求佛耳。用明度恩故，当自致作佛。」

佛言：「是时发意受是字时，不即觉悔，如是当堕两道。若有除僮教重禁四事法，若复他事所犯、毁是禁，不成沙门、不为佛子。是闾士言：『我于某国郡县乡生。』作是生念时，于除僮四事法，其罪最重。置是四事重法，是为五逆。当意生念，受其字意信之，其罪太重。当作是知。用是字故，为邪入深罪。邪复往作是语：『远离法，正当尔，如来正觉所称。』」

佛语善业：「我不作是说远离，教闾士大士于树间闲处止。」

善业白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！何所复有异远离？」

佛言：「正使各有应仪随是行念，缘一觉随是行念，各有闾士大士于城外行远离，一切恶不得犯。若当于独处树间闲止，了行闾士大士法。我乐使作是行，不使远行到绝无人处于中止。持是远离，当昼夜勤行，是故言：『行远离当于城傍。』我所说法如是。尔时弊邪当往教行远离法，语之：『若当于独处树间止，当作是行。』随邪教，便亡远离法。邪语之言，道等耳，应仪、缘一觉等无异。」

佛言：「是闾士所愿未得，反随其行。于法中未了，反自用轻余闾士，自贡高谁能过我者。轻城傍，明净心所念，不入应仪、缘一觉法中住，所有恶不受，禅脱弃定，于定中还得，所愿悉具足度。」

佛言：「其无变谋明慧闾士，正使在空泽中禽兽罗刹所不至处，百千万岁复过是，不知远离法，会无所益。邪便飞在虚空中立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，是真远离法，如来所说。正当随是远离行，疾得无上正真道。』是人闻喜，便起到城傍，远离成就有德高行，反轻言：『若所行法非。』」

佛言：「如是诸行者中，有正行呼非，反行呼是，不当敬者而敬之，当所敬者而恚慢之。邪语是闍士言：『我行远离。有飞人来语我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」审是远离法，正当随是行，我故来相语。若在城傍行，谁当来语若？』」

佛言：「闍士有德人而反轻之如是，当作是知。如担死人种，无所中直，反呼是闍士有短，是为闍士怨家。厌闍士高行，为天人大贼。正使如沙门被服处闍士之中，由亦是贼，无与从事交接言笑。何以故？多瞋恚怒越，败人好心。当作是知。所当护法，常自坚持，当净其心，立心所狎，习当谛持，常当正心，畏怖勤苦处。无得入彼坏器辈所在三处止。常当持慈心哀念，令安隐，愍伤之，自护所念：『使吾无生秽浊恶心，我设有不善，疾使弃之。』是闍士大士所行极上。当作如是知。」

善友品第十九

「复次，善业！闍士大士盛志，欲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当与善友从事，恭敬三尊。」

善业问：「善友当何以知？」

佛言：「有为人说明度无极者，教人入是定，是闍士大士善友。六度无极是善友，是善德，是护，是将，是去，如来最正觉，当来今现在十方无称数佛刹如来，皆从明成一切智道，用四事护众生。何等四？一者布施，二者劝乐，三者饶益，四者等与。是为四德。为父母、为舍、为台、为度、为自归、为导，是故六度为众生之度。闍士大士学六度，用众生故，都欲断其根，学明度相。何所是明度相？无罣碍明度相，是相为得诸法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无有相得明度，是所相得诸法。何以故？诸法各空，是相亦空，是为明度。」

善业问佛：「正使，天中天！诸法各空，何缘人民欲生无灭尽时？空无增时亦无休息，各虚空无形。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不从是中。各各虚空，不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。云何，天中天！是法当何以知决？」

佛言：「尔群生勤苦望，欲得是因致是，作是求。尔见我得空不乎？」

善业言：「不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自作是得是，是空不？」

对曰：「如空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但用是故，若无解时？」

对曰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极安隐人民欲得是、因致是，勤苦无休。」

佛言：「人民所欲故便着。当作是知。人民所生，本从是中无所取，无所取者不作是无，是无灭尽时无生增益者。作是晓知，是闍士大士求明度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闍士为不求五阴，作是知晓？为求明度？为悉等求？诸应仪、缘一觉所不及。有德之人求巍巍之道，无能逮者，当作是行，昼夜疾近无上正真道最正觉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，四天下群生都获为人，当求无上正真，发意索佛道，各尽寿布施与无上正真道。于善业意云何，其福宁多不？」

对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得明度净定守一日，如中教，作是念行，是福过彼。何以故？众生行无能及是慈者。斯高士深入智中，晓了是智悉具足，是世间勤苦，即兴普慈，愍伤一切，道眼彻视见群生，成就具足高志，行无懈怠。以其不懈得是。彼闍士弘慈普至，不以斯相住，亦不用余住，其智大明，虽未住无上正真道，一切刹土皆共尊，举正上真道终不还。若受供养衣服、饭食、床卧、医药，是明度心其中立，所受施除去近一切智，所食无罪，益于众生悉示道住，无边极处悉照明之，诸在牢狱中者悉度脱之，示其道眼——随是行、莫念相，莫作异念持短，入明度中高行莫懈。譬如得明月珠已，复亡之。大愁毒坐，起忧念想。如亡七宝，作是念：『云何我亡是宝？』欲索珍宝者，常坚持心，无得失一切智。何以故？明度虚空亦不增减。」

善业言：「虚空，云何闍士大士成就其行，近无上正真道？」

佛言：「闍士大士亦不增不减。经中说时，闻之不惧不怖。当知是高士即为求明度矣。」

善业言：「如是明度为空求乎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
「有离明度得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
善业言：「以五阴求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
又问：「离五阴颇有所求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
善业言：「云何求大明？」

佛言：「若见是法，何所法求明度？」

对曰：「不见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云何，遍见是明度，何所闍士求之？」

对曰：「不见。」

佛言：「设使遍见，法有所生处不？」

对曰：「不见。」

佛言：「是所闍士大士还得无所从生法乐，悉具足无所受决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所至处无所复畏，悉作是护、是求、是行、是力，为还佛慧、极大慧、自在慧、一切智慧、如来慧。设作是，不得佛。」

佛言：「为有异。」

善业言：「设使诸法无所生，受决无上正真道？」

佛言：「不。」

善业言：「云何闍士大士得无上正真道？」

佛言：「见所当受决者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见法当作无上正真道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诸法无从中得。阎士不作是念：『持是法，当受决、不受决。』」

天帝释品第二十

释于众中白佛言：「甚深明度无极，难了难知。天人德大，值说斯定。闻之，书持学者，其福甚大。」

佛语释：「阎浮提人民皆持十戒，悉具足持，是功德百千万亿倍，不如是善人闻明度书持学者。」

时，座中有一除馊语释：「出卿上去已。」

报言：「持心一念出我上，何况书持学，随是法教，作是立者。明德踰三界群生之上，及至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，复过是上。至阎士行布施、戒、忍、精进、禅度无极，若失明度及变谋明慧，亦复过其上。阎士大士求明度狎习中行，天人鬼龙含毒凶[廿/(阿-可+辛)/女]终不能胜。作是坚持，疾近一切智，不离如来，名佛坐不远。懈怠不生，为学佛，不学应仪、缘一觉法。四天王当往问讯。疾学四部弟子，当于佛座作无上正真道，当作是学。四天王常自往问讯，何况余天子。」

阿难作是念：「是释自持智说耶？持佛威神乎？」

释知阿难心所念，语阿难言：「持佛威神。」

佛言：「是中，阿难！或时阎士大士深念求学明度，三千国土中邪，一切皆悉愁毒，欲共坏乱，使中道取证。」

贡高品第二十一

佛告阿难：「阎士随时各学明度无极，随法行之。是时一佛界邪，各惊念言：『我使阎士中道得应仪，莫使得无上正真。』弊邪见阎士习行明度，深为愁毒，四面放火，怖诸阎士念心一转。」

佛言：「邪不身遍行乱。闍士若远离善师，为邪所乱愁毒。以不深解明度，心狐疑念：『有之？无乎？昔所翫习而今恶闻，或结不知，将以何缘守明度乎？』疑网自蔽，邪得其便，教余闍士言：『若用是为写学，我尚不了其事，若能了乎？』自言所行是，若所行非，所为颠倒。用是故，其人在地狱、禽兽、饿鬼中，其罪日增。如是邪大欢喜。若闍士与行应仪道诤，又与闍士共诤，时邪言两，离佛远矣。若未得不退转闍士与不退转诤，随念恚恨，心一转念，转却一劫，虽有是恶，不舍一切智。劫数无极，始当从初发意起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心所念恶，宁可悔不？乃当却就尔所劫？」

佛言：「我法广大，可得悔。若闍士念恶有恨，又喜以教彼，斯人不可使悔也。误有恚骂，即惭愧过：『我当为十方人作桥梁，令得泥洹。宁可有恶意与人诤耶？当如哑羊诸恶忍之。』心不当起恚为应仪道者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闍士大士与相共止，法当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相视当如视佛。心念，当言：『共一师、一船、一道，彼所学，我亦当学。』欲喜应仪、缘一觉道者，不与同愿；其有忍苦欲求佛者，当与相随。若此为一法学也。」

学品第二十二

善业白佛言：「闍士学无常，为学一切智？学无所生、学去淫嫉、学灭度，为学一切智？」

佛告善业：「若所问：『学无常，为学一切智？』者，云何是如来本无随因缘得？如来本无字，宁有尽时不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如此为学一切智明度无极。如来地十种力、四无所畏，为悉学诸佛法。闍士大士作是学，邪及官属不能中坏，疾得不退转，为近佛树下坐。为学佛道，为学习法。慈悲喜护普济群生，学三合十二法轮为转，学灭度十方人，为稍稍上至佛道，学入甘露法门。不懈怠之人乃能学是。作是学者，为学十方人导，死不入地狱、禽兽、饿鬼，终不生边地愚痴贫穷中，不受众痛之疾，不毁十戒，不从流俗淫祠，远不持十戒人，不愿生不想天上。从明度中

出变谋明慧威神，入禅不随禅、不随禅法。闍士学如是，为得净力、无所畏力、佛法净力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诸法本皆净，何等闍士为得法净？」

佛言：「闍士学如斯，为学无所得净法诸法净。如是闍士行明度时，不悔不厌是为行。未得道者愚痴，不晓是法、不见其事。闍士用人故，常精进，人当效我，用是得力、精进、无所畏。作是学一切智者，若出金之地，其地少耳。又如索转轮圣王之人少耳，小王者多。从是中多索应仪、缘一觉者，既有初发意者，闍士少有随明度教得不退转者。闍士当力学及不退转。闍士行明度，不以恚意向人，不求人短，心无悭贪，不毁戒、怀恨、懈怠、迷乱，心无痴冥。学明度，为照明诸度，悉入其门，道德备足。如人言：『是我所。』便外着十二品。悉供养一佛界中人尽寿命，不如守明度净定弹指顷。何以故？从是疾得无上正真道，能给视十方穷孤，求佛之境界，佛之智慧，如师子独步。欲得佛处，当学明度。学明度者，为学诸法。」

善业言：「闍士复学应仪法耶？」

佛言：「闍士学一切智，应仪功德不于中住。闍士学，十方人无能过者，于一切智中不坏不灭。若念持是明度当得一切智，为不行。明度无极，无相之行也。」

守行品第二十三

是时天帝释在会中坐，作是念：「闍士行，十方人无能过者，岂况佛乎？人身难得，寿安又难，有一发意求佛者甚难，何况至心求佛道、欲为十方作明度导者乎？」

是时，释化作甘香华以散佛上，作是说：「行闍士道者乃及于佛，所愿悉成，为护成佛诸经一切智，如来经法悉具足不退，转法示人。有至心索佛，于是法一存念终不还：『我欲使人于法中益念，不厌生死之苦，以一切众生苦故，当忍勤苦之行。』心作是念：『诸未度者吾当度之，恐怖者吾当安隐之，诸未灭度者吾当灭度之。』」

复问佛：「新发意闍士随次第上至不退转，至一生补处。人劝助其喜，得何等福？」

佛言：「须弥山尚可称知；阿阁浮闍士行人，劝助欢喜，其福无极。一佛界中海水，取一发破为百分，从中取一分以取水，水尽可知几滴；不退转闍士行，劝助欢喜，其福不可量称数。一佛刹虚空，持一斛半斛一斗半斗一升半升，可量知几所；此劝助福，不可极。」

释白佛言：「邪及官属从邪天来，闻斯定不助劝，将有缘乎？」

佛言：「发意索佛者，为坏邪界。心不离佛法，除僮众如是，其助喜者为近佛。用是功德，世所生，为人所敬养，未尝有恶声，不恐入三恶道，当生天上，在十方常尊。何以故？此劝助之德为等施群生矣。何以故？初发意人稍稍增多，自致作佛，灭度群生故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心譬如幻，何因得佛？」

佛言：「云何，若学见幻不？」

对曰：「不见化幻，亦不见幻心也。」

佛言：「不见化幻、幻心，见有异法，当得佛道不？」

对曰：「离化幻心、不离幻心，不见当来佛。无法无见，当说何等法得耶不得也。是法本无远离，亦无若得不得也。本无所生，亦无作佛者。设不有是法，亦不得作佛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设尔明度离本无。」

对曰：「法本无对无证、无守无行。无法当有所得。何以故？离明度本无形故。本无远离，何因当于明度中得佛？佛者离本无所有，何所离本无无所有当得佛者？」

佛言：「如尔所言，离本明度、离本一切智，俱无所有。虽离本，本亦无所从生。闍士当作是惟，深入守定，是故离本无所有得作佛。虽知离本明度无所有，是为不守明度、不具足行者，不得作佛。如善业所言：『不用明故得佛。』虽尔，不可离明度得作佛。闍士所行勤苦深奥之法，不可取泥洹。如是所说事，闍士不为勤苦行。何以故？无作证者，无明度得证者，亦无经法得证者。闍士闻是，不恐不殆，是为行明度。虽作是行，亦不见行，是为行明度，近作佛。远离应仪、缘一觉，不见不念，譬如虚空中无念有近远者

也。何以故？明度无形类。譬如幻所作人不作是念：『师离近，观人离我远。』譬如影现于水中或近或远，不念近远。何以故？影无形。明度如是，无是念：『应仪、缘一觉道为远、佛道为近。』适无憎爱，无着无生。譬如匠工黠师刻作机关人，若作杂畜，不能自起居，因对摇。木人本不念言：『我当动摇屈申低仰，令观者喜。』如海中大船作者欲度贾客，船不念言：『当度人。』如旷野之地万物百谷草木皆生，其中地不念言：『我当生、不生也。』如明珠悉出诸宝，如日照于四天下，其明不言：『我当悉照。』如水如风无所不至，不念：『当有所至。』如须弥山上忉利天为庄严，山不念：『我以忉利天为庄严。』若大海悉出诸宝琦物，海不念：『当从中出珍宝。』明度无极出生诸经法，如是虽尔无形无念。譬如佛出生诸功德，慈悲喜护加诸群生，明度成诸净法，其义亦然。」

强弱品第二十四

秋露子问善业：「閻士大士行明度无极，为高行耶？」

报言：「我从佛闻，行明度为无高行。」

诸爱欲天念：「当为十方发意为閻士道者作礼。何以故？行深明度閻士誓忍众苦究竟佛业，不中取证寂灭度矣。」

善业语诸天：「虽不堕落中道取证，是不为难也；为十方众生被法铠，令得灭度，斯乃为难。斯人本无索不可得，作是念：『为欲度十方，欲度空。何以故。虚空无近无远。人本亦尔。欲度人，为度空，为被法铠。』如佛所说：『人本无其知，人本无所有，是为度人。』閻士闻斯不恐怖，斯为行明度。离人本无人，离五阴，离诸法，本无五阴及诸经法。閻士闻是不恐不懈。」

佛言：「何因不恐不懈？」

对曰：「本无故不恐，本净故不懈。何以故？索懈怠本，本无有也。所因懈怠，亦复无有也。诸天释梵皆为作礼。」

佛言：「不但诸释梵，上至约净天、遍净天、无结爱诸天，皆为作礼。十方不可计现在诸佛，悉念拥护知是行明度閻士不退转。恒沙佛刹中人悉使为邪，一邪者化作如恒沙官属欲共害，不能中道坏得其便。有二事法行明度，邪不能中道得其便。何谓二事？一者视诸法皆空，不失本愿。二者不舍十方

人，诸佛悉护视。诸天往至闍士所，问深经，赞叹善之，今作佛不久。当随是教法立，诸困苦者皆得护，未得自归者为得自归，为人故作法舍，无目者得慧眼。」

佛语善业：「譬如我赞说罗兰那枝头佛，十方诸佛亦赞叹行明度闍士如是。」

佛言：「有行闍士道未得不退转者，亦复赞叹。」

善业白佛：「行闍士何道，为佛所叹？」

佛言：「闍士随无怒佛前世为闍士时，及罗兰那枝头佛前世为闍士时，所行随是教。用是故，十方诸佛赞叹之。闍士大士行明度诸经法，信本无所从生，尚未得无所从生法乐于中立，信诸法本空如灭度，尚未获不退转。随是法教立者，疾得不退转，有应是行者，诸佛赞叹之。是闍士为度应仪道，正向佛地道。闍士闻深明度，信不狐疑，念：『如佛说谛无异也。』却后当于无怒佛所闻是法，为在不退转地立。若闻者，其德甚大，何况随法教立者，为疾入一切智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设离本本无法无所得，亦何所法有作佛者、有说经者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设离本无法无所得，何所法有作佛者，亦无说法者。是本无无本，何所有于本无中立者。」

释白佛言：「明度甚深，闍士勤苦行乃自致成作佛。何以故？无字法，无所得。在本无中立者，亦无作佛者，无说经者。闻是不恐怖、不疑不厌。」

善业言：「如是，帝释！闍士勤苦，闻是深法不疑不厌。诸经法皆空，何所有疑厌者。」

释言：「如所说！一切为谈空事、为无着，譬如射空也。善业所说经犹亦然矣。」

释白佛：「如我所说，为随佛法教耶？有增减也？」

佛言：「与佛说无异。如善业所说但说空事，善业亦不见明度、不见行者行，不见佛、不见得佛者。一切智如来，无所从生法，十种力、四无所畏，

上尊诸净法，都不覩有索得之者。所以然者，诸法本净故为无得。斯为行明度也。众应仪、缘一觉地所不及。欲为十方人特尊，当随佛法教立。」

是时忉利天上数千万天，化作甘香花散佛上，作是说言：「我曹亦随法教。」

时，座中百六十比丘起，正衣服，为佛作礼已，手中各有化甘香花，持散佛上，言：「我曹亦当随法教立。」

时，佛笑，口中出若干色，其明至十方佛国悉为其明，还遶佛三匝，从顶上入。阿难从坐起，正衣服，为佛作礼，长跪问佛：「佛不妄笑，愿说笑意。」

佛言：「是百六十比丘及诸天，甫当来世有劫名导，是比丘及诸天当于导劫作佛，皆同一字，字优那拘泥摩。作佛时，比丘僧数各等，其寿二万岁。随次作佛，寿各等。尽世雨五色花如是。」

累教品第二十五

佛告阿难：「作是立者，为如佛立。欲如一切智立，当随明度教。应是行者，当知从人道或从兜术天上来，久闻明度或行。所以然者，佛灭度后，法于世间现，或于兜术天上现，有行若书者复转教人，欢乐合福。知供养若干佛以来，不于应仪、缘一觉品中作功德。有受明度学之，若解中惠，是闍士如面见佛无异。其有斯德，用求应仪、缘一觉，会必得佛矣。行法常当远离此二道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持是明度嘱累若。我所说余经，若所受悉舍忘之，其过少耳。所从佛受明度，若忘舍之，其过甚多。谛学悉具足受，书字莫令缺减，往古来今佛经等无异。若有慈心于佛者，当受此法，敬礼供养，为供养三世佛，报佛恩备矣。若慈孝于佛，不如恭敬明度，慎莫忘失一句。嘱累若，羸拙说耳。若有不欲离于经法、比丘僧、三世佛者，不当远此法。三世诸佛皆由斯生。所以然？夫六度者乃诸闍士大士之母，佛不可尽经法之藏，若曰教人尽佛界中令得应仪道，虽有是教，尚未报佛恩。不如具足为闍士说明度，虽不能多一日可，不能一日食时可，若顷间，其福胜度尔所应仪。闍士大士思惟中慧得功德，出应仪、缘一觉上，会当复不退转，不中道堕落。」

说是明度时，四部弟子及诸天至诚鬼神王，一佛界中持释迦文威神，一切悉见无怒佛及比丘、应仪、诸闍士亦无央数，忽不复现。

佛语阿难：「譬如见国中人已不复见，无怒佛及诸闍士、应仪士，诸经索不见亦如是。法不见法，法不念法。何以故？诸经法无念不见亦无所益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诸经法皆空、无所持、不可念。譬如幻师化作人。诸经法亦然，无念无痛。何以故？无形故。闍士作是行、作是学，为行学明度。在学中最尊百千万倍，是为安十方群生困厄者，为随佛法学也。有应是学者，以手举一佛刹，又复着故处，人无觉者。从是学成无碍惠法，十方三世无数诸佛悉从明度成佛，亦不增不减，是故不可尽，虚空亦不可尽。」

◎

◎不尽品第二十六

是时善业念：「佛所说明度无极，义甚深，不可尽。譬如虚空。闍士当何缘思惟之？」

佛言：「五阴、十二因缘不可尽，当作是惟：『十二因缘适得其中。』闍士初坐树下时，以不共法惟十二因缘，是时一切智智慧具足。闍士行明度时，惟十二因缘不尽者，出应仪、缘一觉道，正住佛道。不作是惟者，便中道得应仪、缘一觉道。不中还者，用惟行明度变谋明慧故，视十二因缘不可尽。所视法生灭者皆有因缘，法无作者。作是思惟十二因缘。不见五阴、不见佛界。无所因法当见佛界，是为闍士行明度。当尔时，邪大愁毒，譬如丧亲矣。」

善业白佛言：「一邪愁，余邪复然乎？」

佛言：「一佛界邪，各于所止不安。闍士随教时，应行如是者，诸天世凶群生猛毒不能害之。欲求佛者当行明度，行明度者为具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变谋明慧。若邪事起，觉灭之。悉欲得变谋明慧诸度无极者，当守明度，思惟十方现在诸佛悉从明度出生。闍士作是念：『如诸佛悉得经法。』作是念如弹指顷，若有布施具足如恒沙劫。不如是行者，为住不退转地，为诸佛所念。终不还余道，会当得佛，不归三恶道。闍士未尝离佛时行，当如捷陀呵尽闍士。捷陀呵尽闍士在无怒佛国为第一。」

随品第二十七

善业白佛言：「闍士何因随明度无极教？」

佛言：「诸经法无能坏者，闍士随教当然。虚空不可尽，五阴四大无形。沙罗伊擅六事本空无形，闍士随教当然，发心求佛愿济群生，其愿弘普，莫与为伦。佛有四事不护，各自异端德尊无极。闍士随教当然，为众生作慈护，是我所、非我所悉断之。虚空之中音响无形。随教当然，譬如大海不可斛量，如须弥巔琦宝各异，如释梵各自有教，如月满、如日明遍至。人本无形但字耳，本无所生与灭度等。闍士随明度，当如幻化及野马，有名无形。如地水火风是四事无极，佛身相本无色，佛界本无界，佛诸经法本无无说无教。譬如众鸟飞行空中，无足迹矣。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弃脱定，悉度诸欲，临作佛时乃得行是。闍士随教当然，经法无极量，无从生、无因出，临作佛时诸经法悉具足，成灭度。虚空无所有，诸经法净适无所因，佛所作为变化无极。一切无索闍士者，无得佛者，尔乃能度无央数人。闍士随明度教当然，去离谗谄贡高强梁非法自用财富侥幸世事众秽。弃身不惜寿命，适无所募，但念佛业安慰群生。闍士行能然者，得佛不久，悉得一切智功德，当字为佛。何以故？今得佛不久。若有闍士以是教，甫当来世为得佛字。佛在世、若灭度后，亦当随明度无极如是。」

◎

明度经卷第五

大明度经卷第六

南吴月支国居士支谦译

- 普慈闍士品
- 法来闍士品
- 嘱累阿难品

◎普慈闍士品第二十八

佛告善业：「闍士疾欲得佛者，索明度无极当如普慈闍士。」

善业言：「今普慈所在？」

佛言：「在上方过六百三十亿佛国，佛名香积，其刹名众香。」

又言：「彼何因索明度？」

佛言：「前世积行功德追逮本愿所致，前已供养无央数佛。时閻士卧出，天人于梦中告曰：『若求大法，寤即求之。』求之不睹，其意惆怅，欲得佛闻大明法。时世无佛，国无閻士所行净法，是故哀恸。如人有过，在国王所，财物悉没，父母及身闭在牢狱。时忉利天人下观，见閻士日哭，知有至心精进求道。天人即于其亲属中学字閻士。」

「先是时，世有佛，名景法自秽来王，已灭度久，不覩佛、不闻经、不见比丘僧。时，复于梦中见忉利天人告之曰：『前有佛，字景法自秽来王。』」

「梦闻佛字则寤，寤已大欢喜，则捐家入山投命弃身无所贪慕，而大啼哭，自念：『恶所致，不见佛、不闻经、不得閻士所行法。』」

「是时，空中有声言：『善士！止，无哀恸矣。有大法名明度，若有守志行之，其得佛疾。若当求是法，得闻守行者，佛功德身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若当得之，亦当以经法教十方人。』」

「问空中声：『何缘得闻？当到何方索？作何方便？』」

「空中声报言：『从是东行，莫得休息。若行时，莫念左右前后上下行止，莫念恐怖欢喜饮食坐起行道中止，莫念淫怒痴，莫念守行有所得，莫念内外五阴眼耳鼻口身心地水火风空，莫念众生吾我寿命、有空无空、有道无道、有经无经、生天上生世间。閻士！善恶一切念，断适无所著。从是东行，作是行不毁者，今得明度不久。过去诸佛行閻士道，求之如此，得明度、随其教、精进行，必早得佛。』」

「閻士闻之，大欢喜言：『当随天教。』」

「报言：『莫失此教。』言毕不复闻声。」

「随是教则东行，适无所念。行道中念曰：『去是几所乃当得明度？』复大哀恸。上方空中有化佛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若所索，得甚难。作是精进者，今得不久。』」

「普慈闍士叉手仰视化佛——身金色，放十亿光焰，三十二相——心大欢喜，叉手白佛言：『愿佛说法。我从佛闻，皆欲得之。』」

「佛言：『受我教法，悉念持之。诸经法本无无恐惧，本净无端绪，住诸经法无端绪，无所说住无所说教。如虚空无形住，如灭度无异。无所从生无形住，如幻如水中影，如梦中所见，其等无异。佛音声如是，当随经教殖志守净。从是东行，去是二万里，国名香净，法王法治处。其国丰乐，人民众多。其城纵广四百八十里，皆以七宝作之。其城七重，间有七宝琦树，上有杂宝罗縠帷幔以覆城矣。其间有宝交露垂铃，城四门外有无极戏庐。绕城有七重池，水中有杂种青莲及诸名花，其香熏国，光色遐耀。行者近华，身衣如之，皆在池中生。池间陆地有薺卜花忍中花，琦华如是数百种。池中有众鸟，鳧鴈鸳鸯异类之鸟数百种。有七宝船，其人乘船游戏池中。罗列五色幢幡，杂色花盖街巷周遍。譬如忉利天帝释殿，悬幡之声道德为本，昼夜不休闻者行进。如彼天上难檀洹戏庐音乐之声，快乐不绝。城中皆是闍士，有成就者、有发意者，服饰炫熿珍琦无量。中有闍士字法来，众圣中王，有六百八十万玉女妻。诸闍士常敬之，于国中央施高座，随次转下黄金座、白银座、琉璃座、水精座，其上皆布文绣綰縵，座间皆散杂种香华，上施宝盖，中外周匝烧众名香。法来闍士常于高座为诸闍士说明度，中有听、有书、有学、有讽诵守者。若到彼所，当为若说之。前数千亿世常为若师，是若发意时师也。往至佛所时，若所闻见，慎莫疑殆。何以故？若未晓变谋明慧，当谛觉邪事。善士慎于邪教，莫念师在深宫以之懈怠，敬当如佛。用经法故莫念财利，无贪为宝，当贡所尊慈孝于师。作是行者，今得大法矣。』」

「闍士从化佛闻是教，其善忘身，入见十方佛定。诸佛皆遥叹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善士！我曹本求闍士道时，用精进故获明度，成为一切智、三十二相、八十好、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四事不护、十八不共，亦复得诸佛所叹。若寻佛迹，当则吾等。作斯行者闍士功德。若当具足得之。』」

「普慈闍士从定寤，作是念：『诸佛本何所来？去何所？』作是惟已，便复哀恻，念：『佛教我至法来所。』便从是去。中道得一国，国名邪所乐。城外园中止宿，自念：『佛法宝难得闻，我当尽力供养于师。今我一身加复贫穷，无珍宝及香花供养于师。』作是念已，则入城街里自衙云：『谁欲买我者？』」

「是时邪在城外戏，与万姝女共游戏。邪闻闾士自銜声，便念：『闾士自卖身，欲供养法来，志存索佛，当出我界，度人众多。今当坏子，令一国人皆不见其形、不闻其声。』如是，城中人悉不闻见其形声。」

「闾士卖身不售，便自宛转卧地啼哭，呼曰：『吾卖身以奉师，都无买我者。当云何乎？』」

「帝释遥见闾士精进乃尔，来下试之，知为至诚索佛道？但谀谄乎？便化作梵志问言：『高士！将欲何求，勤苦乃尔？用何等故，宛转哭乎？』」

「报言：『不须问也。』」

「又问至三：『所欲勅使愿语，我意今欲相助。』」

「闾士报言：『我自卖身以供养师。』」

「梵志曰：『吾欲大祠，欲得人血、肉、髓、心。卿能与我者，我益与卿宝。』」

「闾士闻之，心大欢喜。即取刀自刺两臂，以血与之。复割两髀肉，又破骨以髓与之。适欲刺其胸，时楼上有长者女，遥见大愍伤之，与诸妓女五百人下至闾士所，问言：『高士年尚幼少，端正如是。何以自割截身体乃尔乎？』」

「报言：『我出血割肉取髓卖之，以供养师。』」

「女问：『设供养师者，能得何等？师名为谁？在何方止？』」

「闾士报言：『在东方，字法来，当为我说明度。闻者当守净行，可疾得佛身三十二相、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四事不护、十八不共，得法轮，转度十方人。』」

「女闻之喜，曰：『如所言，天上天下无比。卿何其自苦乃尔乎？我足子名宝，身与众女愿从子行，供养明师，欲闻深经。』」

「闾士言：『甚善。』」

「梵志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闍士高行精进难及。吾非梵志也，是天王释矣，故来试子。子欲何求，我悉与子。』」

「报言：『天王哀我者，使身平复。』」

「愿则如旧，疮愈身强，力气踰前。释即自去。」

「长者女语普慈言：『愿见吾亲，索宝辞去。』闍士覩彼女亲，女具陈之，亲曰：『甚善！吾亦有志，伤年西垂，体违心愿矣。若欲所得，便自说之。』」

「女言：『我欲得珍宝琦物。』」

「父母言：『自恣取之。』女便取琦物织成栴檀名香及杂诸宝，五百乘车悉载自重。」

「五百侍女、自副诸女启长者女亲：『欲侍贵女随闍士行。』亲许即行。」

「以渐进路，遥见香净国。七宝城郭，幢幡光色，众宝交露，钟铃乐音，宝树戏庐，车步诸妓，香风四出。譬如天上。闍士及诸女遥见如斯，欣豫无喻。念曰：『吾等义当下车步行入城。』共从西门入，问路人曰：『彼何等台？七宝服饰姝好乃尔乎？』路人曰：『贤者不知耶？有闍士，字法来，人中最尊，无不供养作礼者。是闍士用明度故，作是台。其中有七宝函，以紫磨黄金为素，书明度着函中。有若干百种名香，法来闍士日日供养——持杂花名香，然灯悬幡花盖杂宝，正音道乐，尽礼供养——余闍士亦然。忉利天人昼夜各三，持天名花供养明度。』」

「普慈闍士及诸女闻之大喜，俱以杂香金缕织成杂衣有散上作幡、毼壁敷地者。毕，俱至法来闍士高座会所相去不远，遥见在高座上，为人幼少颜貌端正光耀彻射，为巨亿万人说明度。与法来相见，持杂种香若干宝衣以上师矣。作礼绕八百匝，自归言：『愿吾等进高行、获尊经。』」

「法来闍士慰劳之曰：『多贺来到，得无疲倦？他所勅使、所欲得者，莫自疑难。我是度人之师，适无所爱惜。』」

「普慈闍士言：『我本索明度时，于山中哀恸。空中有化佛，身有三十二相、紫磨金色、十亿光焰出。佛叹我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索明度当尔。从是

东行二万余里，其国名香净，中有闍士，字法来，人中最尊，常反复教人。若至彼闻，当得明度。前巨亿万劫常为若师，斯若初发意时师也。」我闻师名，心大欢喜不自胜。用欢喜故，即得悉见十方佛定。是时诸佛赞叹我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我曹求佛索明度亦然，自致成佛。」寤则不见。我自念言：「佛为从何所来？去至何所？」愿师为我说。」

「法来言：『贤者！善听。空、不愿、无想，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。佛亦尔，无处、无所生、无形，幻化野马梦中人。灭度想象，无生无长、无所适。经界本端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。欲知佛亦尔。』

「普慈闍士闻深法如是比不可量，即于座上得六万定门。何等为定门？无处所定，脱诸邪中不恐定，脱于爱欲之本定，脱出患难定，不可计诸法句入定，譬若海水不可量多少慧所入定，庄须弥山功德庄严定，五阴四大六衰无形观定，悉见诸佛定，闍士定，道诸经无形见说定，珍宝庄饰定悉观珍宝入定，悉念诸佛定，闍士上高座定，真不退转及法轮为转定，庄佛功德定，所闻众事无瑕秽悉及净定，所闻众事如海定，无所获无过定，乐经音声遍至定，经法章显旗幡定，如来身无形入定，诸经无形遍见定，闍士印定，如来目见定，照明境界定，佛界所愿具足定，解十方难定，临成佛庄严定，种种杂花异色定，多珍宝定，法轮常转定，诸音声远闻入要定，入十方人本定，诸三界悉遍至定，成佛诸功德定，无能过六度闍士树下坐时定，坏余外道罗网定，如来见飞定，无量功德庄严定，诸珍宝智慧功德定，一切智地定，悉净自定，悉遍照明定，悉入十方人因坻定，根智慧出中定，三世悉等定。如是比，普慈闍士得六万定。

「尔时，法来闍士起入宫中。

法来闍士品第二十九

「是时，普慈闍士安隐从定觉起，与诸婬女共至法来宫门外立，自念言：『我用经法故来。师今在内，我无宜坐卧矣。须师出，上高座说明度无极，尔乃坐矣。』诸女亦効立。

「是时，法来适教中宫诸婬女。说经道已，沐浴澡洗，更着新衣，上明度台坐惟诸定。如斯七岁，不动不摇。普慈闍士及诸女，亦复经行七岁，不坐不卧。后天人于空中语之言：『却后七日，法来闍士当从定起。』

「闻天人语声，自念言：『我当为师敷座，扫洒令净。』皆到说经处，特为师施高座，诸女各取着身衣服敷座上。

「是时，邪自念言：『未尝有是，闍士今施高座，用敬索佛故，精进勇健、无休懈时，得道者当出我界，度脱众生无量。吾当坏子。』邪悉坏诸闍士座，皆令缭纒，雨沙砾石荆棘枯骨污座。

「普慈及诸女，见地辄沙砾荆棘枯骨在其座间。自念言：『今师当坐说经，及诸弟子皆当来听，我更扫除整顿坐席。』整已，地辄有尘土来坌师及诸闍士，今当洒之。即行索水。邪令水竭。念曰：『我曹索水不得。当云何？当取身血以洒之。』时普慈及诸女各取刀，处处刺身出血洒地，用慈于法故。

「时，释自念言：『今世乃有是人，精进恭敬慈孝于师。』赞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贤者诚难及。今闻明度，不久会当得佛。贤者！今他所勅使，愿相告矣。有如贤者辈，我当护，所欲得者悉当与之。』

「普慈报言：『我欲所得者，自当知之。』

「是时，释化地悉使作水精、琉璃，其上有金沙。使普慈及诸女，身体疮痍悉平复如故。座四面化作琉璃水池，周匝皆有珍宝栏楯，及四宝池侠陞两边有七宝树若干百种，行列殊好。闍士及女人为诸闍士储水。天雨众花——光色耀国，甘香四被，闻者心软——凡四千石。释上普慈闍士语之言：『持是花供养明度，及散法来诸闍士上。以天衣五百领，法来在座，以衣敷上。』普慈即悉受之，便为祝愿。

「是时，法来闍士七岁以后从定觉，起到高座，与二百亿闍士共坐。于前坐者甚众多。是时普慈及诸女皆共散花，并持旃檀捣香及名杂香诸珍宝散法来诸闍士上，前以头面着足，起绕三匝却住。以微意视法来大会，方四十里，满其中人。法来闍士四向视来会者，用经法故，即为说明度言：『善士！且听。诸经法本端悉等，如来智慧无所罣碍，如幻无形，如风本端不可计，明度亦然。一切我所悉断本本净，明度亦本净。譬如野马、像人本无，如梦中欲其欲本无，如所名人本无，如应仪灭度空无所生，明度亦然。如来灭度亦等无异，明度本等。譬如然火则时灭之，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。如梦中见须弥山本无，如佛现飞本无所有，明度亦然。前于欲中相娱，计之无所有。如人名声无所有，如来无于前见者。念所作因见明度，念所作本无所有，如幻师化作像本无所有，如虚空适无所住，如幻师学无所不示。往古来

今亦不可合为一，明度者亦无三世，当作是知。名计本无形，罢字有形，明度无不至、无不入。何以故？空本无色。明度譬如虚空，无不至、无不入，入于地水火风空，入于彼此五阴，入人寿命有德无德，入于欲不欲、有无、有想无想、愿无愿，入于生中，入于日月星宿、质谅神、龙、鬼王、执乐神、似人形神、肋臆行、神蛇躯神，亦入禽兽、饿鬼、地狱、**蜎**飞蠕动蚊行喘息，入于贫贱富贵、贤者圣智仙人、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，入于閻士，入于佛，入于灭度、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八道行、有智无智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四事不护、十八不共、佛经世经巫祝，入于宿命所行展转生死中有苦无苦、自在不自在，度脱好不好、善不善、智不智、明不明、往古来今可见不可见教法、所有无所有、一切有形无形，无不入矣。』」

佛告善业：「法来閻士为普慈说明度所入处，如是具说昼夜七日。是时人听经，呼如饭顷。何以故？法来閻士威神力恩。普慈閻士闻大欢喜，诸女共持天衣及八百石杂宝供养法来閻士。释复持天上名花以散法来及诸閻士上，以增功德。是时一佛界中树木花树果诸杂宝树，悉倾曲躬为法来閻士作礼，雨蜜香之花，其花香闻一佛刹中。一切人闻是花之香，各遥见法来閻士在高座上说经，并见普慈及诸女心皆乐之柔弱欢喜，皆遥作礼。其国中悉震动。是时巨亿万人悉得无数经法，不可复计閻士皆得不退转。

「时，诸女前白普慈言：『我等愿以身命自归为给使，并五百乘车珍宝以上归。师为我等忍大众苦，以归当佛，今蒙大恩，乃得闻尊经，无丝发之疑。今我等为师给使巨亿万劫，尚未能报须臾之恩。』

「普慈受之，前白法来閻士言：『今以身及诸女众珍宝以上大师，师哀我等，愿受之，使我得其功德。』

「法来閻士欲使普慈成其功德，故悉受之，反遗普慈，言：『以是诸女可为给使，诸车珍宝可自给。』

「忉利天上诸天人各叹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普慈！众宝悉以施师，是意难得。』

「时有巨亿万人共到法来所听经，普慈欢喜，即于座上得六万定门。何等为定？愿乐定，威仪定，欢德定，月盛满定，日光焰定，如来行定，悉念佛定，閻士生生定，乐智慧定，度脱坚住定，诸境界中无所住定，国土种种严

入定，如来相入无想定，十方人无形印封定，如来出生定，无所畏乐定，弃捐珍宝定，如来力庄严定，诸经法明乐定，诸法无所从来解事定，净如梵天定，三世悉等入定，严佛藏定，佛音声悉成定。如是定辈，得六万门。闍士从定觉，悉得智慧力，入诸经法中。

「普慈白言：『愿师为我说，佛声当何以知之？』」

「法来曰：『贤者！明听。譬如箜篌，不以一事成。有柱、有弦、有人摇手鼓之，其音乃同，自在欲作何等曲。欲知佛声音亦然。闍士有本发意、累世作功德、教授问佛事，合会是事，乃得佛身。音声亦尔。其法皆从因缘起，不从闍士行得、不离行得，不从佛身得、不离佛身得。贤者！欲知佛身音声，合会是事乃得佛声耳。复次，贤者！譬如吹笙师，其音调好，与歌相入，笙者以竹为本，有人工吹，合会是事其声乃悲。如来身不以一事二事成，以若干事累世作功德，教人入道，本愿所致，用是故，佛身相及种好悉见如是。譬如佛灭度后，有人作佛形像，端正姝好如佛无异。人见莫不称叹，持花香缯彩供养者。贤者谓佛，神在其像中耶？』」

「对曰：『不也。所以作像者，但欲使人系意敬、自警修、得其福耳。亦不用一事二事成，有金、有智人、若有见佛时人，佛灭度后，念佛故作像，欲使十方供养，得其福。』」

「法来报言：『如贤者言，成佛身不用一事二事。有闍士之行，有本索佛时人，若有常见佛作功德，用是故成佛身，智慧变化飞行，及诸种好，乃成佛身。譬如鼓，有竹木、革桴、有人击之，其声乃出。欲知佛身亦尔，用若干百千事乃成之耳。有初发意、有六度无极行、晓知本无无所从生之事、坐于树下降伏邪官属、诸经法当知如幻无异，以是成佛身。譬如画师，有壁、彩笔、手画之，乃成画人。佛身亦尔，用数千事，有布施、持戒不犯十恶、常随善师、等心哀众，无能坏者，世世见佛。闍士闻行，坚持无忘，守真不谄，常行至诚。又譬如无结爱天所止观第，光耀天上，端正姝好。是天第舍不自作、不有来作者，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因缘所生，其人前世作德所致，用布施众生故，得生彼第舍中止。贤者！欲知佛身，因缘所生，用世人欲见佛、其人前世有功德、远离八恶处、生慧信于佛。佛所以现身者，欲度众生故。如山中响，不用一事二事，有山、有呼、人有耳，听乃闻。佛本无形亦无所著，因缘所生，世世习行空，生死因缘佛悉晓之，本无生死亦无灭度，作是示现、作是说。譬如幻师化作转轮王，慈化润众，闻者皆喜。人索珍宝所爱被服，悉恣与之。王在众中，坐起行步容仪安谛，人有见者莫不

敬礼。不以一事二事成，有师、有呪、有聚人，随所喜化现之。有黠者知为化矣，斯幻人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本空、化所作。黠者知因缘所由。佛身亦然，用众事有功德、有欢德，念群生使安隐，具闍士愿，分布经法、教授使行，弃定思惟分别，为人说经使学。诸天人民莫不欢喜。中有自贡高者、不知惭者、淫乱慳贪者、强梁自用者、喜鬪不可谏者、淫怒痴所覆者、行恶不可计者。佛在众人中端正殊好，坐起行步法仪安谛，众恶已尽唯有诸德，使人得安，亦自行佛事。本空无着，如幻师所作。闍士见佛身如是，虽尔不着无诸想念，虽知本空，恭敬作礼供养无极，往古来今诸佛皆从众事，各有缘生。闍士作是念：「守行者得佛疾。」」

「法来闍士说佛身时，四万八千闍士即解尽信之行，百亿闍士得无罣碍，问皆能报，四百亿闍士得不退转，八百亿闍士皆得阿阇浮住法。」

「是时，天持名花来，雨散法来及诸闍士上。持法来威神，都一佛界诸有音乐皆自作声，数千万天从虚空中散天衣，作音乐共乐法来及诸闍士，衣皆行列覆一佛界。诸天烧杂香，其香分散亦遍一佛界。地悉震动。闍士普见诸佛。诸佛皆遥叹法来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』是时诸佛授普慈闍士决：『后当作佛，字内摩迦祇陀颇罗耶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。』诸女即化为男，世世所生不离诸佛，常以大明教授十方以求作佛。」

佛告善业：「闍士疾欲得佛者，索明度无极，精进恭敬如普慈闍士。」

嘱累阿难品第三十

佛告阿难：「以明度无极经嘱累汝。谛持念了取，字句莫使缺减左右顾望。此是无尽经藏镇，诸法悉从中出。无量经卷种种异慧，所见人民若干种所喜、所行道经、所入慧，一切皆从是明度藏中出。若干种所见相、种种所行，若干种根痴种、慧种。人民所求尽所求慧，如来悉知从明度中出。是经，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母，是慧眼并我身，皆从是出生。」

佛言：「阿难！若敬我所说法，为敬事我。若自敬身，有慈孝于佛，持是奉事明度，悉为供养诸佛已。若身口心有慈孝于佛，不言无孝。若常得佛仪，常如法，心常净，无瑕秽。若见佛，不言不见。如是悉为报佛恩已。我语若，阿难！是明度中忘一句一字，舍之不书，若为不见我、不敬于佛，为无供养，为背佛恩。」

佛言：「阿难！若谛受谛念明度，用慈孝于佛故。承用教故，此乃往古来今佛天中天之所施教也。用是供养者，若于众生为大慈，为以亲近持佛藏。佛灭度后，若当护是经，莫令减少。我手付若，当受闍士大士。闍士大士持是所致，诸勤苦生死牢狱悉破坏，诸无智者为痴所系着悉得放解，诸邪官属无不降伏，诸所欲法悉除去，上佛座作无上正真道。人民无目者、愚痴者，悉与闍士与正法，第一大道无两正法，无上正真道最正觉慧，是为明度决。我灭度后，三千国土其中人民，若悉教入法中，悉令成就得应仪道，曰教示乃尔所人。如是一劫若百劫为说经，令得灭度。虽尔，尚不足为承事我。不如持一句教闍士，为具供养佛已。」

佛言：「我今于是称誉若，嘱累明度，至一劫百劫不能竟，僇掬说耳。」

佛从袈裟中出臂，举右手着阿难头上摩头，又以着阿难肩上：「云何，阿难！若慈于佛不？」

阿难言：「佛天中天自当知之。」如是至三。

佛复问：「云何，若孝于佛不？」复三。

阿难言：「佛天中天自当知之。」

佛言：「若以弘慈报恩备矣，尊奉明法恭矣。受经义句当令分明，心所念，余弃之。一心于是中书经，正字画、治句逗，取时、持时、学时、当谛受。与闍士，令经上下句逗相得，书时好笔好素上。当自归，承事作礼，供养花香捣香烧香泽香缙盖幡。譬如天上所有洁净香，着麻油中好灯炷。自归，头面着地，却然炷加敬，作礼承事。」

佛说明度无极时，在王舍鸡山中众弟子，诸闍士中央坐。佛年三十，得佛十二月十五日过食后，说经毕。诸弟子、闍士，诸天、质谅神、龙、鬼王、人民，皆大欢喜，前为佛作礼而去。

佛说明度经卷第六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8 册 No. 0225 大明了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37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1/01/21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维习安大德提供，CBETA 自行扫描辨识，CBETA 提供新式标点，其他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